



月 二





MG  
I246.57  
365

月 二

說小篇長

作 石 柔

序 迅 魯

面封作慶元陶

行印局書潮春海上

九 二 九 一



3 2169 6038 9

送給小孩子你呀·五九三〇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 一五〇〇本

每本實價洋八角

上海 海寧路春潮書局發行

## 小引

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沈沈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並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游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却化爲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溼，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爲，懷着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

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爲一小齒輪，跟着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瞿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觀宮女們睡態之醜，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爲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麼，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於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於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魯迅記於上海。

二  
月



是陰歷二月初，立春剛過了不久，而天氣却奇異地熱，幾乎熱的和初夏一樣。在芙蓉鎮的一所中學校底會客室內，坐着三位青年教師，靜寂地各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內底報紙。他們有時用手拭一拭額上的汗珠，有時眼睛向門外膘一眼，好像等待什麼人似的，可是他們沒有說一句話。這樣過去半點鐘，其中臉色和衣着最漂亮的一位，名叫錢正興，却放下報紙，站起，走向窗邊將向東的幾扇百頁窗一齊都打開。一邊，他稍稍有些惱怒的樣子，說道：

「天也忘記做天的職司了！爲什麼將五月的天氣現在就送到人間來呢？今天我已經換過兩次的衣服了：上午由羔皮換了一件灰鼠，下午由灰鼠換了這件青緞袍子，莫非還叫我脫掉赤膊不成麼？陶慕侃，你想，今年又要變卦的災異了

——戰爭，荒歉，時疫，總有一件要發生呢？」

陶慕侃是坐在書架的旁邊，一位年約三十歲，臉孔圓黑微胖的人；就是這所中學的創辦人，現在的校長。他沒有向錢正興回話，只向他微笑的看一眼。而坐在他對面的一位，身軀結實而稍矮的人，却響應着粗的喉嚨，說道：

「呸，災害是年年不免的，在我們這個老大的國內！近三年來，有多少事：江浙大戰，甘肅地震，河南盜匪，山東水災，你們想？不過像我們這芙蓉鎮呢，總還算是世外桃源，過的太平日子。」

「要來的，要來的，」錢正興接着惱怒地說，「像這樣的天氣！」

前一位就站了起來，沒趣地向陶慕侃問，

「陶校長，你以為天時的不正，是社會不安的預兆麼？」

這位校長先生，又向門外望了一望，於是放下報紙，運用他老是穩健的心。

笑迷迷地誠懇似的答道，

誠懇也

「那裏有這種的話呢！天氣的變化是自然底現象，而人間底災害，大半都是人類自己底多事造出來的；譬如戰爭……」

他沒有說完，又抬頭看一看天色，却轉了低沉的語氣說道：

「恐怕要響雷了，天氣有要下雷雨的樣子。」

這時掛在壁上的鐘，正鏗鏘鏘的敲了三下。房內靜寂片刻，陶慕侃又說：

「已經三點鐘了，蕭先生爲什麼還不到呢？方謀，照時候計算應當到了。假

如下雨，他是要淋的濕的。」

就在他對面的那位方謀，應道：

「應當來了，輪船到埠已經有兩點鐘的樣子。從埠到這裏總只有十餘里路。」

錢正興也向窗外望一望，餘怒未洩的說，

「誰保險他今天一定來的嗎？那裏此刻還不會到呢？他又不是小脚啊。」

浪(一)舒散也(二)歇也(三)瀟也  
四)減也

『來的，』陶慕侃那麽微笑的隨口答。『他從來不失信。前天的掛號信，說是的確確今天會到這里。而且囑我叫一位校役去接行李，我已叫阿榮去了。』

『那末，再等一下罷。』

錢正興有些不耐煩的小姐般的態度，回到他的原位子上坐着。

正這時，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快樂地氣喘地跑進會客室裏來，通報的樣子，叫道：

『蕭先生來了，蕭先生來了，穿着學生裝的。』

於是他們就都站起來，表示異常的快樂，向門口一邊望着。隨後一兩分鐘，就見一位青年從校外走進來。他中等身材，臉色方正，稍稍憔悴青白的，兩眼瑩瑩有光，一副慈惠的微笑，在他兩頰浮動着。看他底頭髮就知道他是跑了很遠的旅路來的，既長，又有灰塵。身穿着一套厚嗶嘰的藏青的學生裝，姿勢挺直。足下一雙黑色長統的皮鞋，跟着挑行李的阿榮，一步步向校門踏進。陶慕侃等立刻迎上門口，校長伸出手，兩人緊緊地握着。陶校長說：

蕭先生來了  
蕭先生來了

「辛苦，辛苦，老友，難得你到敝地來，我們底孩子真是幸福不淺。」

新到的青年謙和地輕輕的答，

「我呼吸着美麗而自然底新清空氣了！鄉村真是可愛喲，我許久沒有見過這樣甜密的初春底天氣哩！」

陶校長又介紹了他們，個個點頭微笑一微笑，重又回到會客室內。陶慕侃一邊指揮挑行李的阿榮，一邊高聲說，

「我們足足有六年沒有見面，足足有六年了。老友，你却蒼老了不少呢！」  
新來的青年坐在書架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同時環視了會客室——也就是這校的圖書并閱報室。一邊他回答那位忠誠的老友：

「是的，我恐怕和在師範學校時大不相同，你是還和當年一樣青春。」

方謀坐在旁邊插進說：

「此刻看來，蕭先生底年齡要比陶先生大了。蕭先生今年的貴庚呢？」

「廿七歲。」

「照陰曆算的麼？那和我同年的。」他非常高興的樣子。

而陶慕侃謙遜的曲了背，似快樂到全身發起抖來：

「勞苦的人容易老顏，可見我們沒有長進。錢先生，你以為對嗎？」

錢在與正呆坐着不知想什麼，經這一問，似受了刺諷一般的答，

「對的，大概對的。」

這時天漸暗下來，雲密集，實在有下雨的趨勢。

他名叫蕭澗秋，是一位無父母，無家庭的人。六年前和陶慕侃同在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當時他們兩人底感情非常好，是同在一間自修室內讀書，也同在一張桌子上喫飯的。可是畢業以後，因為志趣不同，就各人走上各人自己底路上了。蕭澗秋在這六年之中，風萍浪迹，跑過中國底大部分的疆土。他到過漢

口。又到過廣州，近三年來都住在北京，因他喜歡看駱駝底昂然顧盼的姿勢，和冬天底尖厲的北方底怒號的風聲，所以在北京算住的最久。終因感覺到生活上的厭倦了，所以答應陶慕侃底聘請，回到浙江來。浙江本是他底故鄉，可是在他底故鄉內，他却沒有一椽房子，一片土地的。從小就死了父母，只孑然一身，跟着一位堂姊生活。後來堂姊又供給他讀書的費用，由小學而考入師範，不料在他師範學校臨畢業的一年，堂姊也死去了。他滿想對他底堂姊報一點恩，而他堂姊却沒有看見他底畢業證書就瞑目長睡了。因此，他在人間更形孤獨，他底思想，態度，也更傾向於悲哀，淒涼了。知己的朋友也很少，因為陶慕侃還是和以前同樣地記着他，有時兩人也通通信。陶慕侃一半也佩服他對於學問的努力，所以趁着這學期學校的改組和擴充了，再三要求他到芙蓉鎮來幫忙。

當他將這座學校仔細地觀察了一下以後，他覺得很滿意。他心想——願意在這校內住二三年，如有更久的可能還願更久的做。醫生說他心臟衰弱，他自己有

時也感到對於都市生活有種種厭棄，只有看到孩子，這是人類純潔而天真的花，可以使他微笑的。況且這座學校的房子，雖然不大，却是新造的，半西式的；佈置，光線，都像一座學校。陶慕侃又將他底房間，位置在靠小花園的一邊，當時他打開窗，就望見梅花還在落瓣。他在房內走了兩圈，似乎他底過去，沒有一事使他望念的，他要在這裏新生着了，從此新生着了。因爲一星期的旅路的勞苦，他就向新床上睡下去。因爲他是常要將他自己底快樂反映到人類底不幸的心上去的，所以，這時，他的三點鐘前在船上所見的一幕，一件悲慘的故事底後影，在他腦內復現了：

小輪船從海市到芙蓉鎮，須時三點鐘，全在平靜的河內駛的。他坐在統艙的欄杆邊，眺望兩岸的衰草。他對面，却有一位青年婦人，身穿着青布夾衣，滿臉愁戚的。她很有大方的溫良的態度，可是從她底兩眼內，可以瞧出極烈的悲哀，如驟雨在夏午一般地落過了。她底膝前倚着一位約七歲的女孩，眼秀頰紅，小口



子如櫻桃，非常可愛。手裏捻着兩隻橘子，正在玩弄，似橘子底紅色可以使她心醉。在婦人底懷內，抱着一個約兩周的小孩，啜着乳。這也有一位老人，就向坐在她傍邊的一位老婦問，

「李先生到底怎麼哩？」

那位老婦悽慘地答，

「真的打死了！」

「真的打死了嗎？」

老人驚駭地重複問。老婦繼續答，她開始是無聊賴的，以後却起勁地說下去了：

「可憐真的打死了！什麼惠州一役打死的，打死在惠州底北門外。聽說惠州的城門，真似銅牆鐵壁一樣堅固。裏面又排着陣圖，李先生這邊的兵，打了半個月，一點也打不進去。以後李先生憤怒起來，可憐的孩子，真不懂事，他自討令

箭，要一個人去衝鋒。說他那時，一手捻着手提機關鎗，腰裏佩着一把鋼刀，藏着一顆炸彈；背上又背着一支短鎗，真像古代的猛將，說起來嚇死人！就趁半夜漆黑的時候，他去偷營。誰知城牆還沒有爬上去，那邊就是一礮，接着就是雨點似的排鎗。李先生立刻就從半城牆上跌下來，打死了！『老婦人擦一擦眼淚，繼續說，』從李先生這次偷營以後，惠州果然打進去了。城內的敵兵，見這邊有這樣忠勇的人，膽也嚇壞了，他們自己逃散了。不過李先生終究打死了！李先生的身體，他底朋友看見，打的和蜂巢一樣，千穿百孔，血肉模糊，那裏還有鼻頭眼睛，說起來怕死人！』她又氣和緩一些，說，『我們這次到上海去，也白跑了一趟。李先生底行李衣服都沒有了，植金一時也領不到。他們說上海還是一個姓孫的管的，他和守惠州的人一契的，都是李先生這邊的敵人。所以我們也沒處去多說，跑了兩三處都不像衙門的樣子的地方，這地方是祕密的。他們告訴我，植金是有的，可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定有。我們白住在上海也費錢，只得回家。』稍停

一息，又說，『以後，可憐她們母子二人，不知怎樣過活！家裏一塊田地也沒有；屋後一方種菜的園地也在前年賣掉給李先生做盤費到廣東去。兩年來，他也沒有寄回家一個錢。現在竟連性命都送掉了！李先生本是個有志的人，人又非常好；可是總不得志，東跑西奔了幾年。於是當兵去，是騙了他底妻去的，對她是說到廣東考武官。誰知剛剛有些升上去，竟給一礮打死了！』

兩旁的人都聽得搖頭嘆息，嘈雜地說——像李先生這樣的青年死的如此慘，實在冤枉，實在可惜。但亦無可奈何！

這時，那位青年寡婦，止不住流出淚來。她不願她自己底悲傷的潤光給船內的衆眼瞧見，幾次轉過頭，提起她青夾衫底衣襟將淚拭了。老婦人說到末段的時候，她更低頭看着小孩底臉，似乎從小孩底白嫩的包含未來之隱光的臉上可以安慰一些她內心底酸痛和絕望。女孩仍是癡癡地，微笑的，一味玩着橘子底圓和紅色。一時她仰頭向她底母親問，

「媽媽，家裏就到了喔？」

「就到了。」

婦人輕輕而冷淡的答。女孩又問，

「到了家就可喫橘子了喔？」

「此刻喫好了。」

女孩聽到，簡直跳起來。隨即剝了橘子底皮，將紅色的橘皮在手心上拋了數下，藏在她母親底懷內。又將橘子分一半給她弟弟和母親，一邊她自己喫起來，

又抬頭向她母親問，

「家裏就到了喔？」

「是呀，就到了。」

婦人不耐煩地。女孩又叫，

「家裏真好呀！家裏還有娃娃呢！」

這樣，蕭澗秋就離開欄杆，向船頭默默地走去。

船到埠，他先望見婦人，一手抱着小孩，一手牽着少女。那位述故事的老婦人是提着衣包走在前面。她們慢慢的一步步地向一條小徑走去。

這樣想了一回，他從床上起來。似乎精神有些不安定，失落了物件在船上一樣。站在窗前向窗外望了一望，天已經刮起風，小雨點也在乾燥的空氣中落下幾滴。於是他又打開箱子，將幾部他所喜歡的舊書都拿出來，整齊地放在書架上。又抽出一本古詩來，讀了幾首，要排遣方纔的回憶似的。

## 二

從北方送來的風，一陣比一陣猛烈，日間的熱氣，到傍晚全有些寒意了。

陶慕侃領着蕭澗秋方謀錢正興三人到他家裏喫當夜的晚飯。他底家離校約一里路，是舊式的大家庭的房子。朱色的柱已經爲久遠的日光晒的變黑。陶慕侃給

他們坐在一間書房內。房內的櫥，桌，椅子，天花板，耀着燈光，全交映出淡紅的顏色。這個感覺使蕭澗秋覺得有些陌生的樣子，似發現他渺茫的少年的心底閱歷。他們都是靜靜地沒有多講話，好像有一種嚴肅的力籠罩全屋內，各人都不敢高聲似的。坐了一息，就聽見窗外有女子的聲音，在蕭澗秋底耳裏還似曾經聽過一回的。這時陶慕侃走進房內說，

『蕭呀，我底妹妹要見你一見呢！』

同着這句話底末音時，就出現一位二十三四歲模樣的女子在門口，而且嬉笑的活潑的說，

『哥哥，你不要說，我可以猜得着那位是蕭先生。』

於是陶慕侃說，

『那末讓你自己介紹你自己罷。』

可是她又癡癡地，兩眼凝視着蕭澗秋底臉上，慢慢的說，

「要我自己來介紹什麼呢？還不是已經知道了？往後我們認識就是了。」

陶慕侃笑向他底新朋友道，

「蕭，你走遍中國底南北，怕不會見過有像我妹妹底脾氣的。」

她却似厭倦了，倚在房門的旁邊。低下頭將她自然的快樂換成一種凝思的愁

態。一忽，又轉呈微笑的臉闊，

「我好似曾經見過蕭先生的？」

蕭澗秋答，

「我記不得了。」

她又依樣淡淡地問，

「三年前你有沒有一個暑假住過杭州底葛嶺呢？」

蕭澗秋想了一想答，

「曾經住過一月的。」

「是了，那時我和姊姊們就住在葛嶺的旁邊。我們一到傍晚，就看見你在裏湖岸上徘徊，徘徊了一點鐘，才不見你，天天如是。那時你還蓄着長髮拖到頸後的，是麼？」

蕭澗秋微笑了一笑，「大概是我了。八月以後我就到北京。」

她接着嘆息的向她哥哥說，

「哥哥，可惜我那時不知道就是蕭先生，假如知道，我一定會冒昧地叫他起來。」又轉臉向蕭澗秋說，「蕭先生，我是很冒昧的，簡直粗糙和野蠻，往後你要原諒我。我們以前失了一個聚集的機會，以後我們可以盡量談天了。你學問是淵博的，哥哥常是談起你，我以後什麼都要請教你，你能毫不客氣地教我麼？我是一個無學識的女子，——本來，「女子」這個可憐的名詞，和「學識」二字是連接不攏來的。你查，學識底人名表冊上，能有幾個女子底名字麼？可是我，硬



想要有學識。我說過我是野蠻的，別人以為女子做不好的事，我却偏要去做。結果，我被別人笑一趙，自己底研究還是得不到。像我這樣的女子是可憐的，蕭先生，哥哥常說我古怪倒不如說我可憐切貼些，因為我沒有學問而任意胡鬧，我現在只有一位老母——她此刻在竈間裏，——和這位哥哥，他們非常愛我，所以我任意胡鬧。我在高中畢業了，我是學理科的；我又到大學讀二年，又轉學法科了。現在母親和哥哥說我有病，叫我在家里。但我又不想學法科轉想學文學了。我本來喜歡藝術的，因為人家說女子不能做數學家，我偏要去學理科。可是實在感到不興味。以後想，窮人打官司總是輸，我還是將來做一個律師，代窮人做狀紙，辯訴。可是現在又知道不可能了。蕭先生，哥哥說你於音樂有研究的人，我此後還是跟你學音樂罷。不過你還要教我一點做人的智識，我知道你同時又是一位哲學家呢！你或者以為我是太會講話了，如此，我可詳細地將自己介紹給你，你以後可以盡力來教導我，糾正我。蕭先生，你能立刻答應我這個請求麼？」

她這樣滔滔地婉轉地說下去，簡直房內是她一人佔領着一樣。她一時眼看着地，一時又瞧一瞧蕭，一時似悲哀的，一時又快樂起來，她底態度非常自然而柔媚，同時又施展幾分嬌養的女孩的習氣，簡直使房內的幾個人呆着了。蕭澗秋是微笑的聽着她底話，同時極注意的瞧着她的。她真是一個非常美貌的人，——臉色柔嫩，肥滿，潔白；兩眼大，有光彩，眉黑，鼻方正，唇紅，口子小，黑髮長到耳根，一見就可知道她是有勇氣而又非常美麗的。這時，他向慕侃說道，

「陶，我從來沒有這樣被窘迫過像你妹妹今夜的愚弄我。」又爲難地低頭向她說，「我簡直倒霉極了，我不知道向你怎樣回答呢？」

她隨即笑一笑說，

「就這樣回答罷。我還要你怎樣回答呢？蕭先生，你有帶你底樂譜來麼？」

「帶了幾本來。」

「可以借我看一看麼？」

『可以的。』

『我家裏也有一架舊的鋼琴呢，我是彈他不成調的，而給瑟多汝還是一樣地能夠彈出月光曲來。蕭先生請明天來彈一闕罷？』

『我底手指生疏了，我好久沒有習練。』

『何必客氣呢？』

她低聲說了一句。這時方諒才惘惘然說，

『蕭先生會彈很好的曲麼？』

『他會的，』陶慕侃說，『他在校時就好，何況以後又努力。』

『那我也要跟蕭先生學習學習呢！』

『你們何必這樣窘我！』他有些慚愧的說，『事實不能掩飾的，以後我彈，你們評定就是了。』

『好的。』

這樣，大家靜寂了一息。倚在門邊的陶嵐，——慕侃底妹妹，却似一時不快樂起來，她沒有向任何人看，只是低頭深思的，微皺一皺她底兩眉。錢正興一聲也不響，抖着腿，抬着頭向天花板望，似思索文章似的。當每次陶嵐開口的時候，他立刻向她注意看着，等她說完，他又去望着天花板底花紋了。一時，陶嵐又冷淡地說，

「哥哥，聽說文嫂回來了，可憐的很呢！」

「她回來了？李……？」

她沒有等她哥哥說完，又轉臉向蕭問，

「蕭先生，你在船內有沒有看見一位廿六七歲的婦人，領着一個少女和孩子的？」蕭潤秋立刻垂下頭，非常不願提起似的答，

「有的，我知道她們底底細了。」

女的接着說，傷心地，

「是呀，哥哥，李先生真的打死了。」

校長皺一皺眉，好像表示一下悲哀以後說，

「死總死一個真的，死不會死一個假呢！雖則假死的也有，在他可是有誰說過？蕭，你也記得我們在師範學校的第一年，有一個時常和我一塊的姓李的同學麼？打死的就是此人。」

蕭想了一想，說，

「是，他讀了一年就停學了，人是很慷慨激昂的。」

「現在，」校長說，「你船上所見的，就是他底寡妻和孤兒啊！」

各人底心一時似乎都被這事牽引去，而且寒風隱約的在他們底心底四周吹動。可是一忽，校長却首先談起別的來，談起時局的混沌，不知怎樣開展；青年死了之多，都是些愛國有志之士，而且家境貧寒的一批，家境稍富裕，就不願做冒險的事業，雖則有志，也從別的方面去發展了。因此，他創辦這所中學是有理

由的，所謂培植人材。他願此後忠心於教育事業，對未來的青年謀一種切實的福利。同時，陶慕侃更提高聲音，似要將他對於這座學校的計劃，方針，都宣布出來，並議論些此後的改善，擴充等事。可是用人傳話，晚餐已經在桌上佈置好了。他們就不得不停止說話，向廳堂走去。方謀喃喃地說，

「我們正談的有趣，可是要喫飯了！有時候，在我是常常，談話比喫飯更有興趣的。」

陶慕侃說，「喫了飯盡興地談罷，現在的夜是長長的。」

陶嵐沒有同在這席上喫。可是當他們喫了一半以後，她又站出來，倚在壁邊，笑嘻嘻地說，

「我是癡的，不知禮的，我喜歡看別人喫飯。也要聽聽你們高談些什麼，見識見識。」

他們正在談論着「主義」，好似這時的青年沒有主義，就根本失掉青年底意

義了。方謀底話最多，他喜歡每一個人都有一種主義，他說，『主義是確定他個人底生命的；和指示着社會底前途的機運的，』於是他說他自己是信仰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想救國的青年，當然信仰救國主義，那當然信仰三民主義了。』一邊又轉問，

『可不知道你們信仰什麼？』

於是錢正興與致勃勃，同時做着一種姿勢，好叫旁人聽得滿意一般，開口說道：

『我却讚成資本主義！因為非商戰，不能打倒外國。中國已經是歐美日本的商場了，中國人底財源的血，已經要被他們一口一口地吸燥了。別的任憑什麼主義，還是不能救國的。空口喊主義，和窮人空口喊喫素會成佛一樣的！所以我不信仰三民主義，我只信仰資本主義。惟有資本主義可以壓倒軍閥；國內的交通，實業，教育，都可以發達起來。所以我以為要救國，還是首先要提倡資本主義，

提倡商戰！」

他起勁地說到這裏，眼不瞬的看着坐在他對面的這位新客，似要引他底讚同或駁論。可是蕭澗秋低着头不做聲響，陶慕侃也沒有說，於是方謀又說，提倡資本主義是三民主義裏底一部分，民生主義上是說借外債來與本國底實業的。陶嵐在旁邊幾次向她哥哥和蕭澗秋注目，而蕭澗秋却向慕侃說，他要喫飯了，有話喫了飯再談。方謀帶着酒興，幾乎手足亂舞地阻止着，一邊強迫地問他，

「蕭先生，你呢？你是什麼主義者？我想，你一定有一個主義的。主義是意志力的外現，像你這樣意志強固的人，一定有高妙的主義的。」

蕭澗秋微笑地答，

「我沒有。——主義到了高妙，又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沒有。」

「你會沒有？」方謀起勁地，「你沒有看過一本主義的書麼？」

「看是看過一點。」



「那末你在那書裏找不出一點信仰麼？」

「信仰是有的，可是不能說出來，所以我還是個沒有主義的人。」

在方謀底酒意的心裏一時疑惑起來，心想他一定是個共產主義者。但轉想，——共產主義有什麼要緊呢？在黨的政策之下，豈不是聯共聯俄的麼？雖則共產主義就是……於是他沒有推究了，轉過頭來向壁邊呆站着的陶嵐問，

「Miss 陶，你呢？請你告訴我們，你是什麼主義者呀？我們統統說過了：你底哥哥是人才教育主義，錢先生是資本主義，……你呢？」

陶嵐却冷冷地嚴峻地幾乎含淚的答，

「我麼？你問我麼？我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社會以我爲中心，於我有利的拿了來，於我無利的推了去！」

蕭潤秋隨即向她奇異地望了一眼。方謀底已紅的臉，似更羞澀似的。於是各人沒有話。陶慕侃就叫用人端出飯來。

喫了飯以後，他們就從校長底家裏走出來。風一陣一陣地刮大了。天氣驟然很寒冷，還飄着細細的雪花在空中。

### 三

蕭潤秋次日一早就醒來。他望見窗外有白光，他就坐起。可是窗外的白光是有些閃動的。他奇怪，隨即將向小花窗一邊的窗的布幕打開，只見窗外飛着極大的雪。地上已一片白色；草，花，樹枝上，都積着約有小半寸厚。正是一天的大雪，在空中密集的飛舞。

他穿好衣服，開出門。阿榮給他來倒臉水，他們迎面說了幾句關於天氣奇變的話，阿榮結尾說，

「昨天有許多窮人以爲天氣從此會和暖了，將棉衣都送到當舖裏去。誰知今

夫又突然冷起來，恐怕有的要凍死了。」

他無心地洗好臉，在沿廊下走來走去的走了許多圈。他又想着昨天船中的所見。他想寡婦與少女三人，或者竟要凍死了，如阿榮所說。他心裏非常地不安，仍在廊下走着。最後，他決計到她們那裏去看一趟，且正趁今天是星期日。於是就走向阿榮底房裏，阿榮立刻站起來問，

「蕭先生，你要什麼？」

「我不要什麼，」他答，「我問你，你可知道一個她丈夫姓李的在廣東打死的底婦人的家裏在那裏麼？」

阿榮凝想了一息，立刻答，

「就是昨天從上海回來的麼？」

「是呀。」

「她和你同船到芙蓉鎮的。」

「是呀。你知道她底家麼？」

「我知道。她底家是在西村，離此地只有三里。」

「怎麼走呢？」

「蕭先生要到她家裏去麼？」

「是，我想去，因為她丈夫是我同學。」

「呵，便當的。」阿榮一邊做起手勢來。「從校門出去向西轉，一直去，過了橋，就沿河濱走，走去，望見幾株大柏樹的，就是西村。你再進去一問，便知道了，她底家在西村門口，便當的，離此地只有三里。」

於是他又回到房內。輕輕的愁一愁眉，便站在窗前，對小花園呆看着下雪的景象。

九點鐘，雪還一樣大。他接着阿榮所告訴他的路徑，一直望西村走去。他外表還是和昨天一樣，不過加上一件米色的舊的大衣在身外，一雙黑皮鞋，頭上一

頂學生帽，在大雪之下，一片白色的河邊，一片白光的野中，走的非常快。他有時低着頭，有時向前面望一望，他全身似乎有一種熱力，有一種勇氣，似一隻有大翼的猛禽。他想着，她們會不會認得他就是昨天船上的客人。但認得又有什麼呢？他自己解釋了。他只願一切都隨着自然做去，他對她們也沒有預定的計劃，一任時光老人來指揮他，摸摸他底頭，微笑的叫他一聲小娃娃，而且說「你這樣玩罷，很好的呢！」但無可諱免，他已愛着那位少女，同情於那位婦人底不幸的運命了。因此，他非努力向前走不可。雪上的脚印，一步一步的留在他的身後，整齊的，蜿蜒的，又有力的，繩索一般地穿在他底足跟上，從校門起，現在是一脚一脚地踏近她們門前了。

他一時直立在她底門外，於五分鐘，他聽不出裏面有什麼聲音。他就用手輕輕的敲了幾下門，一息，門就開了。出現那位婦人，她兩眼紅腫的，淚珠還在眼簷上，滿臉愁容，又蓬亂着頭髮。她以為敲門的是昨天的老婦人，可是一見是一

位陌生的青年，她隨想將門闔上。蕭澗秋却隨手將門推住，愁着眉，溫和的說，

「請原諒我，這裏是不是李先生底家呢？」

婦人一時氣咽的答不出話。許久，才問道，

「你是誰？」

蕭澗秋隨手將帽脫下來，抖了一抖雪慢慢的悽涼的說道，

「我姓蕭，我是李先生的朋友。我本不知道李先生死了，我只記念着他已有多年沒有寄信給我。現在我是芙蓉鎮中學裏的教師，我也還是昨天到的。我一到就向陶慕侃先生問起李先生的情形，誰知李先生不幸過去了！我又知道關於你們家中底狀況。我因為切念故友，所以不辭冒昧的，特地來訪一訪。李先生還有子女，可否使我認識他們？我一見他們，或者和見李先生一樣，你能允許嗎？」

年青的寡婦，她一時覺得手足無措。她含淚的兩眼，仔細地向他看了一眼；

到此，她已不能拒絕這一位非親非戚的男子的訪謁了，隨說，

「請進來罷，可是我底家是不像一個家的。」

她衣單，全身爲寒冷而戰抖，她底語氣是非常辛酸的，每個聲音都從震顫的身心中發出來。他低着頭跟她進去，又爲她掩好門。屋內是灰暗的，四壁滿是塵灰。於是又向一門彎進，就是她底內室。在地窖似的房內，兩個孩子在一張半新半舊的大床上坐着擁着七穿八洞的棉被，似乎冷的不能起來。女孩子這時手裏捻着一塊餅乾，在喂着她底弟弟，小孩正帶着哭的囁着。這時婦人就向女孩說，

「采蓮，有一位叔叔來看你！」

女孩揚着眉向來客望，她底小眼是睜得大大的。蕭潤秋走到她底床前，一時，她微笑着。蕭潤秋隨即坐下床邊，湊近頭向女孩問，

「小妹妹，你認得我嗎？」

女孩拿着餅乾，搖了兩搖頭。他又說，

「小妹妹，我却早已認識你了。」

「那裏呢？」

女孩奇怪的問了一句。他說，

「你是喜歡橘子的，是不是？」

女孩笑了。他繼續說，

「可惜我今天忘記帶來了。明天我當給你兩隻很大的橘子。」

一邊就將女孩底紅腫的小手取去，小手是冰冷的，放在他自己底唇上吻了一吻，就回到窗邊一把椅上坐着。紙窗的外邊，雪正下的起勁。於是他又看一遍房內，房內是破舊的，各種零星的器物上，都反映着一種說不出的悽慘的黯色。婦人這時候取着床邊的位子，給女孩穿着衣服，她一句也沒有話，好像心已被凍的結成一塊冰。小孩子呆呆的向來客看看。又咬了一口餅乾，——這當然是新從上海帶來的。又向他的母親哭着叫冷。女孩也奇怪的向蕭潤秋底臉上看，深思的女孩子，她也同演着這一幕的悲哀，叫不出話似的。全身發抖着，時時將手放在口



邊呵氣。這樣，房內沉寂片時，只聽窗外嘶嘶的下雪聲。有時一兩片大雪也飛來敲她底破紙窗。以後，蕭澗秋說了，

「你們以後怎樣的過去呢？」

婦人奇怪的看他一眼，慢慢的答，

「先生，我們還有怎樣的過去呀？我們想不到怎樣的過去啊！」

「產業？」

「這已經不能說起。有一點兒，都給死者賣光了！」

她底眼圈裏又湧起淚。他隨問，

「親戚呢？」

「窮人會有親戚麼？」

她又假做的笑了一笑。他一時默着，實在選擇不出當相的話來說。於是婦人接着問道，

「先生，人總能活過去的罷？」

「自然，」他答，「否則，天真是沒有眼睛。」

「你還相信天的麼？」婦人稍稍起勁的，「我是早已不相信天了！先生，天底眼睛在那里呢？」

「不是，不過我相信好人終究不會受委曲的。」

「先生，你是照戲台上的看法。戲台上一定是好人團圓的。現在我底丈夫却是被鎗砲打死了！先生，叫我怎樣養大我底孩子呢？」

婦人竟如瘋一般說出來，淚從她底眼中飛湧出來。他一時呆着。女孩子又在她旁邊叫冷，她又向壁旁取出一件破舊而大的棉衣給她穿上。穿得女孩只有一雙眼是伶俐的，全身竟像一隻桶子。婦人一息又說，

「先生，我不願將窮酸的情形訴說給人家聽，可是爲了這兩個造孽的孩子，我不能不說出這句話來了！」一邊她氣咽的幾乎說不成聲，「在我底家裏，

「只有一升米了」

蕭澗秋到此，就立刻站起來，強裝着溫和，好像不使人受驚一般，說，

「我到這裏來爲什麼呢？我告訴你罷，——我此後願意負責你底兩個孩子的責任。采蓮，你能捨得她離開麼？我當帶她到校裏去讀書。我每月有三十元的收入，我沒有用處，我可以以一半供給你們。你覺得怎樣呢？我到這裏來，我是計算好來的。」

婦人却伸直兩手，簡直呆了似的睜眼視他，說道，

「先生，你是……？」

「我是青年，我是一個無家無室的青年。這裏，——」他語聲顫抖的同時向袋內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你……」一邊更苦笑起來，手微顫地將錢放在桌上，「現在你可以買米。」

婦人身向床傾，幾乎昏去似的說，

「先生，你究竟是……！你是菩薩麼？……？」

「不要說了，也無用介意的。」一邊轉向采蓮，「采蓮，你以後有一位叔叔了，你願意叫我叔叔麼？」

女孩子也在旁邊聽呆着，這時却點了兩點頭。蕭澗秋走到她底身邊，輕輕的將她抱起來。在她左右兩頰上吻了兩吻，又放在地上，一說邊，

「現在我要回校去了。明天我又來帶你去讀書。你願意讀書麼？」  
「願意的。」

女孩終於嬌憨的說出話來。他隨即又取了她底冰冷的手吻了一吻，又放在他自己底頸邊，回頭向婦人說，「我要回校去了。望你以後勿爲過去的事情悲傷。」一邊就向門外走出，他底心非常愉快。女孩却在後面跟出來，她似乎不願意這位多情的來客急速回去，眼睛不移的看着他底後影。蕭澗秋又回轉頭，用手向她揮了兩揮，沒有說話，竟一徑踏雪走遠了。婦人非常癡呆地想着，眼看着桌上的錢。

竟想得又流出眼淚。她對於這件突然的天降的福利，不知如何處置好。但她能拒絕一位陌生的青年的所賜麼？天知道，爲了孩子的緣故，她正心誠意地接受了。

#### 四

蕭澗秋在雪上走，有如一隻鶴在雲中飛一樣。他貪戀這時田野中的雪景，白色的絨花，裝點了世界如帶素的美女，他顧盼着，他跳躍着，他底內心竟有一種說不出的微妙的愉悅。這時他想到了宋人黃庭堅有一首詠雪的詩。他輕輕念，後四句是這樣的：

貧巷有人衣不續，

北窗驚我眼飛花。

高樓處處催沽酒，

誰念寒生泣白華！

一邊，他很快的一息，就回到校內。

他向他自己底房門一手推進去，他滿望在他自己底房內自由舒展一下，他似乎這兩點鐘爲堅冷然空氣所凝結了。不料陶嵐却站在他底書架的面前，好像檢查員一樣的在翻閱他底書。她聽到聲音立刻將書蓋攏，微笑的迎着。蕭澗秋一時似乎不敢走進去。陶嵐說，

『蕭先生，恕我冒昧。我在你底房內，已經翻了一點多鐘的書了。幾乎你所有的書，都給我翻完了。』

他一邊坐下床上，一邊回答，

『好的，可惜我沒有法律的書。你或者都不喜歡牠們的呢？』

她怔了一怔，似乎聽得不願意。慢慢的答道，

『喜歡的，我以後還想讀牠幾本。雖則，我恐怕不會懂牠。』

這時蕭澗秋却自供一般的說，

「我此刻到過姓李的婦人底家裏了。」

「我已經知道。」

陶嵐回答的非常奇怪；一息，補說，

「阿榮告訴我的。她們現在怎樣呢？」

蕭澗秋也慢慢的答，同時磨擦他底兩手，低着頭，

「可憐的很，孩子叫冷，米也沒有。」

陶嵐一時靜默着，她似乎說不出話。於是蕭又說道，

「我看她們底孩子是可愛的，所以我允許救濟她們。」

她却沒有等他說完，又說，簡慢的：

「我已經知道。」

蕭澗秋却稍稍奇怪地笑着問她，

「事情我還沒有做，你怎樣就知道呢？」

她也強笑的好像小孩一般的，說，

「我知道的。否則你爲什麼到她們那裏去？我們又爲什麼不去呢？天豈不是大雪？哥哥他們都圍在火爐的旁邊喝酒，你爲什麼獨自冒雪出去呢？」

這時他却睜大兩眼，一瞬不瞬地看住她。可是他却看不出她底別的，只從她底臉上看出更美來了：柔白的臉孔，這時兩頰起了紅色，潤膩的，光潔的。她低頭，只動着兩眼，她底眼毛很長，同時在她深黑的眼珠底四周襯的非常之美。陶嵐仔細的覺察出——他底心胸也起伏起來。於是他站起，在房內走了一圈。陶嵐說，

「我不知自己怎樣，總將自己關在狹小的籠裏。我不知道籠外還有怎樣的世  
界，我恐怕這一世是飛不出去的了。」

「你爲什麼說這話呢？」



「是呀，我不必說。又爲什麼要說呢？」

「你不坐麼？」

「好的，」她笑了一笑，「我還沒有將爲什麼到你這裏來的原意告訴你。我是來請你彈琴的。我今天一早就將琴的位置搬移好，叫兩個用人收拾。又在琴的旁邊安置好火爐。我是完全想到自己的。於是我來叫你，我和跑一樣快的走來。可是你不在，阿榮說，你到西村去，我就知道你底意思了。現在，已經沒有上半天了，你也願意喫好中飯就到我家裏來麼？」

「願意的，我一定來。」

「呵！」她簡直叫起來，「我真快樂，我是什麼要求都得到滿足的。」

她又仔細的向蕭澗秋看了一眼，於是說，她要去了。於是一邊她還在房內站看不動，又似不願去的樣子。

白光晃耀的下午，雪已霽了！地上滿是極大的繡球花。

蕭潤秋腋下挾着幾本泰西名家的歌曲集，走到陶嵐底家裏。陶嵐早已在門口迎着他。他們走進了一間廂房，果然整潔，幽雅，所謂明窗淨几。壁上掛着幾幅半新舊的書畫，桌上放着兩三樣古董。蕭潤秋對於這些，是從來不留意的，於是一徑坐在琴邊。他謙遜了幾句，一邊又將兩手放在火爐上溫暖了一下。他就翻開一闕進行曲，彈了起來，他彈的是平常的，雖則陶嵐說了一句『很好』，他也能聽得出這是普通照例的稱贊。於是他又彈了一首跳舞曲，這比較是艱難一些，可是他底手指並不怎樣流暢。他彈到中段，戛然停止下來，向她笑了一笑。這樣，他彈起歌來。他彈了數首浪漫主義的作家底歌，竟使陶嵐聽得沉醉了。她靠在鋼琴邊，用她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音鍵底每個發音上，她聽出嬰記號與變記號的半音來。她兩眼沉沉地視着壁上的一點，似乎不肯將半絲的音波忽略過去。這時，蕭潤秋說，

『就是這樣了。音樂對於我已經似久放出籠的小鳥對於舊主人一樣，不再認

得了。」

「請再彈一曲。」她追求的。

「我是不會作曲的，可是我曾補過一首歌。現在奏一奏我自己底。你不能笑我，你必得首先允許。」

「好，」陶嵐叫起來。

同時他向一本舊的每頁脫開的音樂書上，拿出了兩張圖畫紙。在這個上面，抄着蕭澗秋自填的一首詩歌，題着「青春不再來」五字。他展開在琴面上，向陶嵐看了一眼，似乎先要了解她的感情底同感程度的深淺如何。而她這時是愁着兩眉向他微笑着。他於是坐正身子，做出一種姿勢，默默地想了一息，就用十指放在鍵上，彈着。一邊輕輕的這樣唱下去：

荒烟，白霧，

迷漫的早晨。

你投向何處去？

無路中的人呀！

洪濤轉在你底脚底，

無邊引在你底前身，

但你終年只伴着一個孤影，

你應慢慢行呀慢慢行。

記得明媚燦爛的秋與春，

月色長繞着海浪在前行。

但白髮却叢生到你底頭頂，

落霞要映入你心坎之沁深。

只留古墓邊的暮景，  
只留白衣上底淚痕，  
永遠剪不斷的愁悶！  
一去不回來的青春。

青春呀青春，  
你是過頭雲；  
你是離枝花，  
任風埋泥塵。

琴聲是舒卷的一絲絲在室內飛舞，又衝盪而漏出到窗外，蜷伏在雪底凜冽的懷抱裏；一時又回到陶嵐底心坎內，於是她底心顫動了，這是冷酷的顫動，又是悲哀的顫動，她也愁悶了。她耳聽出一個個字底美的妙音，又想盡了一個個字所含有的真的意義。她想不到蕭潤秋是這樣一個人，她要在他底心之深處感到惆悵而渺茫。當他底琴聲悠長地停止以後，她沒精打采地問他：

「什麼時候做成這首歌的呢？」

「三年了，」他答。

「你爲什麼作這首歌的呢？」

「爲了我在一個秋天的時分。」

她一看不看的繼續說：

「不，春天還未到，現在還是二月呀！」

他將兩手按在鍵盤上，呆呆地答，

「我自己是始終瞭解的：我是喜歡長陰的秋雲裏底飄落的黃葉的一個人。」

「你不要彈這種歌曲罷！」

她還是毫無心思的說出。蕭澗秋却振一振精神，說：

「哈，我却無意地在你面前發表我底弱點了。不過這個弱點，我已經用我意志之力克服了，所以我近來沒有一點詩歌裏的思想與成分。感動了你麼？這是我底錯誤，假如我在路裏預想一想我對你應該彈些什麼曲，適宜於你底快樂的，那我斷不會揀選這一個。現在……」

他看陶嵐還是沒有心思聽他底話，於是他將話收止住。一邊，他底心也飄浮起來，似乎爲她底情意所迷醉。一邊，他翻起一首極艱深的歌曲，他兩眼專注地看在樂譜上。

陶嵐却想到極荒渺的人生底邊際上去。她估量她自己所有的青春，這青春又不知是怎樣的一種面具。一邊，她又極力追求蕭澗秋的過去到底是如何的創傷，





## 五

當晚七點鐘，蕭潤秋坐在他自己房內的燈下，這樣的想：

——我已經完全爲環境所支配！一個上午，一個下午，我接觸了兩種模型不同的女性底感情的飛沫，我幾乎將自己拿來麻痺了！幸福麼？苦痛呢？這還是一個開始。不過我應該當心，應該避開女子沒有理智的日光的輝照。

他想到最後的一字的時候，有人敲門。他就開他進來，是陶慕侃。這位中庸的校長先生，笑迷迷的從衣袋內取出一封信，遞給他。一邊說，

「這是我底妹妹寫給你的，她說要向你借什麼書。她晚上發了一晚上的呆，也沒有喫夜飯，此刻已經睡了。我底妹妹是有些古怪的，實在因她太聰明了。她不當我阿哥是什麼一回事，她可以指揮我，利用我。她也不信任母親，有意見就

獨斷獨行。我和母親都叫她王后，別人們也都叫她 Queen。我有這樣的一位妹妹。真使我覺得無可如何。你未來以前，她又說要學音樂。現在你來，當然可以說配合她底胃口。她可以說是「一學便會」的人，現在或者要向你借音樂書了。」陶慕侃說到這裏爲止，沒有等蕭說，

「你那裏能猜得到，音樂書我已經借給她了。」

就笑着走出去了。

蕭潤秋不拆信，他還似永遠不願去拆牠的樣子，將這個藍信封的愛神的翅膀一般的信放在抽斗內。他在房內走了幾圈。他本來想要預備一下明天的教課，可是這時他不知怎樣，將教學法翻在案前，他總看不進去。他似覺得倦怠，他無心預備了。他想起了陶嵐，實在是一位希有的可愛的人。於是不由他又不將抽斗開出來，仍將這封信捧在手內。一時他想，

「我應該看看她到底說些什麼話。」

一邊就拆了，抽出二張藍色的信紙來。他細細的讀下：

蕭先生：這是我給你的第一封信，你可在你底日記上記下的。

我和你認識不到二十四小時，談話不上四點鐘。而你底人格，態度，動作，思想，却使我一世也不能忘記了。我底生命的心碑上，已經深深地刻上你底名字和影子，終我一身，恐怕不能泯滅了。唉，你底五色的光輝，天使送你到我這裏來的麼？

我從來沒有像今天下午這樣苦痛過，從來沒有！雖則吐血，要死，我也不會感覺得像今天下午這樣使我難受。蕭先生。那時我沒有哭麼？我爲什麼沒有哭的聲音呢？蕭先生，你也知道我那時的眼淚，向心之深處流罷？唉，我爲什麼如此苦痛呢？因爲你提醒我真正的人生來了。你傷悼你底青春，可知你始終還有青春的。我想，我呢？我却簡直沒有青春，簡直沒有青春！這是怎樣說法的？蕭先生！

我自從知道人間有醜惡和痛苦之後，——總是七八年以前了，我底智識是開竅的很早的。——我就將我自己所有的快樂，放在人生底假的一面去吸吮。我簡直好像玩弄貓兒一樣的玩弄起社會和人類來，我什麼都看得不真實，我只用許許多多的各種不同的顏色，塗上我自己底幸福之口邊去。我竟似在霧中一樣的舞起我自己底身體來。唉，我只有在霧中，我那裏有青春！我只有晨曦以前的妖現，我只有紅日正中的怪熱，我是沒有青春的。我一覺到人性似魔鬼，便很快的將我底青春放走了，自殺一樣的放走了！幾年來，我全是在霧中的過去，——我還以為我自己是幸福的。我真可憐，到今天下午才覺得，是你提醒我，用你真實的生命底哀音喚醒我！

蕭先生，你或者以為我是一個發瘋的女子，——放浪，無禮，驕傲，癡心，你或者以為我是這一類的人麼？蕭先生，假如你來對我說一聲輕輕的「是」，我簡直就要自殺！但試問我以前是不是如此？是不是放浪，無禮，

驕傲，癡心等等呢？我可以重重地自己回答一句，「我是的！」蕭先生，你也想得到我現在是怎樣的苦痛？你用神聖的鑰匙，將我從假的門裏開出放進真的門內去，我有如一個久埋地下的死人活轉來，我是如何的委曲，悲傷！

我爲什麼到了如此？我如一隻冰島上的白熊似的，我在寒威的白色的光芒裏喘息我自己底生命。母親，哥哥，唉，我亦不願責備人世了！蕭先生，你以爲人底本性都是善的麼？在你慈悲的眼球內或者都是些良好的活動影子，而我却都視牠們是醜惡的一團呢！現在，我亦不要說這許多空泛話，你或許要怪我浪費你有用的光陰。可是無論怎樣，我想此後找住我底青春，追回我底青春，盡力地享受一下我底殘餘的青春！蕭先生，希望你給我一封回信，希望你以對待那位青年寡婦的心來對待我，我是受着精神的磨折和傷害的！

祝你在我們這塊小園地內得到快樂！

陶嵐敬上

他讀完這封信，一時心裏非常地躊躇起來。叫他怎樣回答呢？假如這時陶嵐在他的身邊，他除出睜着眼，緊緊地用手捻住她底手以外，他會說不出一句話來，半天，他會說不出一句話來的，可是這時，房內只有他獨自。校內的空氣也全是冷寂的，窗外的微風，吹動着樹枝，他也可以聽得出樹枝上的積雪就此漱漱的落下來，好像小鳥在綠葉裏跳動一樣。他微笑了一笑，又冥想了一冥想。抽出一張紙，他自己願意的預備寫幾句回信了，一邊也就磨起墨。可是又有人推進門來，這却是同事方謀。他來並沒有目的的，似乎專爲慨嘆這天氣之冷，以及夜長，早睡睡不着，要和這位有經歷的青年人談談而已。方謀底臉孔是有些方的，談起話來好像特別誠懇的樣子。他開始問北京的情形和時局，無非是些外交怎麼樣，這次的內閣總理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以及教育部對於教育經費獨立，小學教員加薪案到底如何了等。蕭澗秋一一據他所知回答他，也使他聽得滿意。他雖心裏記着回信，可是他並沒有要方謀出去的態度。兩人談的很久，話又轉到中國未

來的推測方面，就是革命的希望，革命成功的預料。蕭澗秋談到這裏，就一句沒有談，幾乎全讓方謀一個人滔滔地說個不盡。方謀說，革命軍不久就可以打到江浙，國民黨黨員到處活動的很厲害，中國不久就可以強盛起來，似乎在三個月以後，一切不平等條約就可取消，領土就可收回，國民就可不做弱國的國民，一變而為世界的強族。他說，「蕭先生，我國是四千年來的古國，開化最早，一切禮教文物，都超越乎泰西諸邦。而現在竟為外人所欺侮，尤為東鄰彈丸小國所辱，豈非大恥？我希望革命早些成功，使中華二字一躍而驚人，為世界的泱泱乎大國！」蕭澗秋只是微笑的點點頭，並沒有插進半句嘴。方謀也就停止他底宏論。房內一時又寂然。方謀坐着思索，忽然看見桌上的藍信封，——在信封上是寫着陶嵐二字。——於是又鼓起興致來，欣然地向蕭澗秋問道：

「是密司陶嵐寫給你的麼？」一邊就伸出手取了信封看了一眼。

「是的。」蕭答。

方謀沒有聲音的讀着信封上的「煩哥哥交——」等字樣，他也就毫無異議地接着說道，幾乎一口氣的：

「密司陶嵐是一位奇怪的女子呢！人實在是美麗，怕像她這樣美麗的人不是多有的。也異常的聰明；古文做的很好，中學畢業第一。可是有古怪的脾氣，也驕傲的非常。他對人從沒有好禮貌，你到她底家裏去找她底哥哥，她一見就不理你的走進房，叫一個用人來回覆你，她自己是從不肯對你說一句「哥哥不在家」的話的。聽說她在外邊讀書，有許多青年，竟被她弄的神魂顛倒，他們寫信，送禮物，求見，很多很多，却都被她胡亂地玩弄一下，笑嬉嬉地走散。她批評男子的目光很銳利，無論你怎樣，被他一眼，就全體看得透明了。所以她到現在，——已經廿三四歲了罷？——婚姻還沒有落定。聽說她還沒有一個意中人，雖則也有人毀謗她，攻擊她，終究似乎還沒有一個意中人。現在，你知道麼？密司脫饒正積極地進行，媒人是隔一天一個的跑到慕侃底家裏。慕侃底母親，大有允許



的樣子，因為密司脫錢是我們芙蓉鎮裏最富有的人家，父親做過大官，門第是闊的。他自己又是商科大學的畢業生，頭戴着方帽子，家裏也掛着一塊「學士第」的直豎匾額在大門口的。雖則密司陶不愛錢，可是密司陶總愛錢的，況且母兄作主，她也沒有什麼辦法。女子一過廿五歲，許配人就有些爲難，況且密司脫錢，也還生的漂亮。她母親又以爲女兒嫁在同村，見面便當。所以這婚姻，恐怕不長久了，明年二月，我們大有吃喜酒的希望。」

方謀說完，又哈哈笑一聲。蕭澗秋也只是微笑的靜默地聽着。

鐘已經敲十下。在鄉間，十時已是一個很遲的時候，況且又是寒天，雪夜，誰都應當睡了。於是方謀寒肅的抖着站起身說，

「蕭先生，旅路憊勞，天氣又冷，早些睡罷。」

一邊又說句「明天會」，走出門外。

蕭澗秋在房內走了兩圈，他不想寫那封回信了，不知爲什麼，他總不想立刻

就寫了，並不是他怕冷，想睡，愛情本來是無再無夜，無冬無夏的，但蕭澗秋好像沒有愛惜。最少，他不願說這個就是愛情，況且正是別人良緣進行的時候。

於是他將那張預備好寫回信的紙，放還原處。他拿出教科書，預備明天的功課。

第二天，天晴了，陽光出現。他教了幾點鐘的功課，學生們都聽得他非常歡喜。

下午三點鐘以後，他又跑到西村。青年寡婦開始一見他竟滾泣起來，以後她和采蓮都對他非常快樂。她們泡很沸的茶，茶裏放很多的茶葉，請他喝。這是她想的唯一的酬答。她問蕭澗秋是什麼地方人，并問何時與她底故夫是同學。而且問的非常低聲，客氣。蕭澗秋一邊抱着采蓮，采蓮也對他毫不陌生了，一邊簡短的回答她。可是當婦人聽到他說他是無家無室的時候，不禁又含起淚來悲傷，驚駭，她溫柔地問，

「像蕭先生這樣的人竟沒有家麼？」

蕭澗秋答，

「有家倒不能自由；現在我是心想怎樣，就可以怎樣做去的。」

寡婦却說，

「總要有一個家才好，像蕭先生這樣好的人，應該有一個好的家。」

她底這個「家」意思就是「妻子」。蕭澗秋不願與她多說，他以為女人只有感情，沒有哲學的。就和她談到采蓮底讀書的事。婦人底意思，似乎要她讀，又似乎不好牽累蕭澗秋。并說，她底父親在時，是想培植她的，因為女孩子非常聰明聽話。於是蕭說，

「跟我去就是了。錢所費是很少的。」

他們就議定，叫采蓮每天早晨從西村到芙蓉鎮校裏，母親送她過橋。下午從芙蓉鎮回家，蕭澗秋送她過橋，就從後天起。女孩子一聽到讀書，也快活的跳起

來，因為西村也還有到芙蓉鎮讀書的兒童，他們背着書包走路的姿勢，早已使她底小心羨慕的了。

## 六

當天晚上，蕭澗秋坐在他自己底房內，心境好像一件懸案未曾解決一般的不安。並不全是爲一天所見的錢正興，使他反映地想起陶嵐，其中就生一種恐懼和傷感；——錢正興在他底眼中，不過是一個執袴子弟，同世界上一切執袴子弟一樣的。用大塊的美容霜擦白他底臉孔，整瓶的香髮油倒在他已光滑如鏡子的頭髮上。衣服香而鮮豔，四邊總用和衣料顏色相對比的做鑲邊，彩蝶的翅膀一樣。講話時做腔作勢，而又帶着心不在焉的樣子，這似乎都是執袴子弟的特徵，普遍而一律的。而他重讀昨夜的那封信，對於一個相知未深的女子底感情底澎湃，實在

不知如何處置好。不寫回信呢，是可以傷破女子的神經質的脆弱之心的，寫回信呢，她豈不是同事正在進行的妻麼？他又找不出一句辯論，說這樣的通信是交際社會的一切通常信札，並不是情書。他要在回信裏寫上些什麼呢？他想了又想，選擇了又選擇，可是沒有相當的簡潔的而可以安慰她的字類，似乎全部字典，他這時要將牠擲在廢紙堆裏了。他在房內徘徊，沉思，吟詠，陶嵐的態度，不住地在他底冷靜的心幕上演上，一微笑，一瞬眼，一點頭，他都非常清楚地記得她。可是他却不知道怎樣對付這個難題。他幾乎這樣空費了半點鐘，竟連他自己對自己癡笑起來，於是他結論自語道，輕輕的，

『說不出話，就不必說話罷。』

一邊他就坐下椅子，翻開社會學的書來，他不寫回信了。并用一種人工假造的理論來辯護他自己，以為這樣做，正是他底理智戰勝。

第二天上午十時，蕭澗秋剛退了課，他預備到花園去走一圈，借以曬一回陽

光。可是當他回進房，而後面跟進一個人來，這正是陶嵐。她只是對他微笑，一時氣喘的，並沒有說一句話。鎖定了好久以後，纔說，

「收到哥哥轉交的信麼？」

「收到的，」蕭答。

「你不想給我一封回信麼？」

「叫我從什麼開端說起？」

她癡癡的一笑，好像笑他是一個傻子一樣。同時她深深地將她胸中底鬱積，向她鼻孔中無聲地呼出來。呆了半晌，又說，

「現在我却又要向你說話了。」

一邊就從她衣袋內取出一封信，仔細地交給他，像交給一件寶貝一樣。蕭潤秋微笑地受去，只略略的看一看封面，也就仔細地將她藏進抽斗內。這種藏法也似要傳之久遠一般。

陶嵐將他底房內看一遍，就低下頭問，

「你已叫采蓮妹來這裏讀書麼？」

「是的，明天開始來。」

「你要她做你底乾女兒麼？」

「誰說？」

蕭潤秋奇怪地反問。她又笑一笑，不認真的。又說，

「不必問他了。」

蕭潤秋也轉嘆息的口氣說，

「女孩子是聰明可愛的。」

「是，」她無心的，「可是我還沒有見過她。」

停一息，忽然又高興地說，

「等她來時，我想送她一套衣服。」

又轉了慢慢的冷淡的口氣說，

「蕭先生，我們是鄉下，農村，村內底消息是傳的非常快的。」

「什麼呢？」蕭潤秋全不懂得地問。

她却又苦笑了一笑，說，

「沒有什麼。」

蕭潤秋轉過他底頭向窗外。她立刻接着說，

「我要回去了。以後我在校內有課，中一的英文，我已向哥哥嚷着要來了。」

每天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一點鐘。哥哥以前原要我擔任一點教課，我却仰起頭對他說，「我是在家養病的。」現在他不要我教，我却偏要教，哥哥沒有辦法。他有「對你說過麼？呀，我自己是不知道什麼緣故。」

一邊，她就勝似的走出門外，蕭潤秋也向她點一點頭。

他坐在床上，幾乎發起愁來。可是一時又自覺好笑了。他很快的走到桌邊，



將那封信重新取出來，用剪刀裁了口，抽出一張信紙，他靠在桌邊，幾乎和音書一樣，他看下去：

蕭先生，我今天失望了你兩次的回音：日中，傍晚，孩子放學回家的時候。此次已夜十時了，我決計明天親身到你身邊來索取！

我知道你一定不以為我爲一位發瘋的女子？不會罷？那你應該給我一封回信。說什麼呢？隨你說去，正似隨我說來一樣，——我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

你應告訴我你底思想，並不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這是我所不懂得的，是對我來批評的地方。我知道我自己底缺點很多，所謂壞脾氣。但母親哥哥都不能指摘我，我是不聽從他們底話的。現在，望你校正我罷！

你也應告訴我你底將來，你底家鄉和家庭等。

因爲對面倒反說不出話，還是以筆代便些，所以你必得寫回信，雖則郵

差就是我自己。

你在此地生活不舒服麼？——這是哥哥告訴我的，他說你心裏好似不快。還有別的原因麼？校內幾個人的模型是不同的，你該原諒他們，他們中有的實在是可憐——無聊而又無聊的。

一個望你回音的人

他看完這封信，心頭却急烈地跳動起來，似乎幸福擠進他底心，他將要暈倒了！他在桌邊一時癡呆地，他想，他在人間是孤零的，單獨的，雖在中國的疆土上，跑了不少的地面，可是終究是孤獨的。現在他不料來這小鎮內，却被一位天真可愛而又極端美麗的姑娘，用愛絲來繞住他，幾乎使他不得動彈。雖則他明瞭，她是一個感情奔放的人，或者她是用玩洋囡囡的態度來玩他，可是誰能肯定這不是『愛』呢？愛，他對於這個字却仔細地解剖過的。但現在，他能說他不愛她麼？這時，似乎他底秋天的思想，被夏天的濃雲的動作來密布了。他還是用前夜未曾寫過的那張信紙。他寫下：

我先不知道對你稱呼什麼好些？一個青年可以在他敬愛的姑娘前面叫名字麼？我想，你有少年人底理性和勇敢，你還是做我底弟弟罷。

我讀你底信，我是苦痛的。你幾乎將我底過去的寂寞的影子雲重重地翻起，給我清冷的前途，打的零星粉碎。弟弟，請你制止一下你底紅熱的感情，熱力是要傳播的。

我底過去我只帶着我自己底影子伴個到處。我有和野蠻人同樣的思想，認影子就是靈魂，實在，我除了影子以外還有什麼呢？我是一無所有的人，所以我還願以出諸過去的，現諸未來。因為「自由」是我底真諦，家庭是自由的羈絆。

而且這樣的社會，而且這樣的國家，家庭的幸福，我是不希望得到了。我只有淡漠一點看一切，真誠地愛我心內所要愛的人，一生的光陰是有限的，願勇敢拋過去，等最後給我安息。不過弟弟底爛慢的野火般的感情我是

非常敬愛的，火花是美麗的，熱是生命的原動力。不過弟弟不必以智慧之尺來度量一切，結果苦惱自己。

說不出別的話，祝你快樂！

蕭澗秋上

他一邊寫完這封信，隨手站起，走到箱子傍，翻開那箱子。牠裏面亂放着舊書，衣服，用具等。他就從一本書內，取出二片很大的絳紅色的非常可愛的楓葉來，這顯然已是兩三年前的東西了，因他保存得好，好像標本。這時他就將牠夾在信紙內，一同放入信封中。

放畫學的鈴響了，他一同和小朋友們出去。幾乎走了兩個轉角，他找住一個孩子，——他是陶嵐指定的，住在她的左鄰。——將信輕輕的交給他，囑他帶去。聰明的孩子，也笑着點頭，輕跳了兩步，跑去了。

仍在當天下午，陶慕侃從校外似乎不愉快地跑進來。蕭澗秋迎着，向他談了幾句關於校務的話。慕侃接着，却請他到校園去，他要向他談談。二人一面散

步，一面慕侃幾乎和求他援助一般，向他說道：

『蕭，你知道我底妹妹的事真不好辦，我竟被她弄得處處爲難了。你知道密司脫錢很想要我底妹妹，當初母親大有滿意的樣子。我因爲妹妹終身的事情，任妹妹自己作主，我不加入意見。而妹妹却向母親聲明，只要有人願意每年肯供給她三千元錢，讓她到外國去跑三年，她回來就可以同這人結婚，無論這人是怎麼樣，瞎眼，跛足，六十歲或十六歲都好。可是密司脫錢偏答應了，不過條件稍稍修改一些，是先結了婚；後同她到美國去。而我底母親偏同意這修改的條件。雖則妹妹不肯答應，母親却也不願讓一個女孩兒到各國去亂跑。蕭，你想，天下也會有這樣的呆子，放割斷了線的金紙鸞麼？所以母親對於錢的求婚，竟是半允許了。所謂半允許，實際也就是允許的一面。不料今天吃午飯時，母親又將上午錢家又差人來說的情形告訴妹妹，并揀日送過訂婚禮來。妹妹一聽，却立刻放下筷，跑到房內去哭了！母親是非常愛妹妹的，她再三問妹妹，而妹妹對母親却表

示不滿，要母親立刻拒絕，在今天一天之內。」陶說到這裏，向四周看一看，提防別人聽去一樣。接着又輕輕地說，「母親見勸的無效，那有不依她。於是來叫我去，難題目又落到我底身上了。妹妹并限我在半夜以前，要將一切回覆手續做完。蕭，我底妹妹是 Queen，你想，叫我怎樣辦呢？密司脫錢是此地的同事，他一聽消息，首當辭退教務。這還不要緊，而他家也是貴族，他父親是做官的，曾經做過財政部次長。會由我們允就允，否就否，隨隨便便麼？妹妹雖可對他執住當初的條件，可是母親却暗下和他改議過了。現在却叫我去辦，這雖不是一件離婚案，實際却比離婚案更難，離婚可提出理由，叫我現在提出什麼理由呢？」

他說到這裏，竟非常擔憂地，搔搔他底頭髮。停一息，又嘆了一口氣，說，「蕭，你是一個精明的人，代我想想法子，叫我怎樣辦好？」

這時蕭澗秋向他看了一眼，幾乎疑心這位誠實的朋友有意刺他。可是他還是鎮靜的真實地答道，

「延宕就是了。使對方慢慢地冷去，假如你妹妹真的不願的話。」

「真的不願。」慕侃勾一勾頭，着重的。

蕭又說，

「那只好延宕。」

慕侃還是愁眉的，爲難的說，

「延宕，延宕，誰知道我妹妹真的又想怎樣呢？我代她延宕，而妹妹却偏不延宕了，叫我怎樣辦呢？」

蕭澗秋忽然似乎紅了臉，他轉過頭取笑說，

「這却只好難爲了哥哥！」

二人又繞走了一圈路，於是回到各人底房內。

## 七

采蓮——女孩子來校讀書的早晨。

這天早晨，蕭澗秋迎她到橋邊，而青年寡婦也送她到橋邊，於是大家遇着了。這是一個非常新鮮幽麗的早晨，陽光曬的大地鍍上金色，空氣是清冷而甜蜜的。田野中的青苗，好像頓然青長了幾寸；橋下的河水，也悠悠地流着，流着；小魚已經在清澈的水內活潑地爭食了。蕭澗秋將采蓮輕輕抱起，放在脣邊親吻了幾下，於是說，

『現在我們到校裏去罷。』一邊又對那婦人說，

『你回去好了，你站着，女孩子是不肯走的。』

女孩子依依地視了一回母親，又轉臉慢慢地看了一回蕭澗秋，——在她弱小



的腰內，這時已經知道這位男子，是等於她爸爸一樣的人了。她底喜悅的臉孔倒反變得惆悵起來，婦人輕輕的整一整她底衣，向她說，

「采蓮，你以後要聽蕭伯伯底話的，也不要同別的人去鬧，好好的玩，好好的讀書，記得麼？」

「記得的。」女孩子回答。

一時她又舉頭向青年說，

「蕭伯伯，學校裏有橘子樹麼？媽媽說學校裏有橘子樹呢！」

婦人笑起來，蕭潤秋也明白這是引誘她的話，回答說，

「有的，我一定買給你。」

於是他牽着她底手，離開婦人，一步一步向往校這條路走。她幾次回頭看她的母親，她母親也幾次回頭來看她，并遙遠向她揮手說，

「去，去，跟蕭伯伯去，晚上媽媽就來接你。」

蕭澗秋却牽她的袖子，要使她不同頭去，對她說，

「采蓮，校裏是什麼都有的，橘子樹，蘋果的花，你知道蘋果麼？醉，學校裏還有大羣的小朋友，他們會做老虎，做羊，做老鷹，做小雞，一同玩着，我帶你看。」

采蓮就和他談起關於兒童的事情來。不久，她就變作很喜悅的樣子。

到了學校底會客室，陶慕侃方謀等幾位教師也圍攏來。他們稱讚了一回女孩子底面貌，又惋惜了一回女孩子底運命，高聲說，她底父親是爲國犧牲的。最後，陶慕侃還老老實實地拍拍蕭澗秋底肩膀說，

「老弟，你真有救世的心腸，你將來會變成一尊菩薩呢！」

方謀又附和着嘲笑說，

「將來女孩子得到一個佳婿，蕭先生還和老丈人一般地享福呵！」

蕭澗秋搖搖頭，覺得話是愈說愈討厭。一邊正經的向慕侃說，

『不要說笑話，我希望你免了她底學費。』

慕侃急忙答，

『當然，當然，書籍用具也由我出。』

一邊就跑出做事去了。蕭澗秋又叫了三數個中學部的學生，對他們說，

『領這位小妹妹到花園，標本室去玩一趟罷。』

小學生也一大羣圍攏她，擁她去，誰也忘記了她是一個貧苦的孤女。蕭澗秋在後面想，

『她倒真像一位 Queen 呢！』

十點鐘，陶嵐來教她英文的功課。她也首先看一看女孩子，也一見便疼愛她了。似乎采蓮的黑小眼，比陶嵐底還要引人注意。陶嵐摸了她一回，問了她一些話。女孩子也毫不畏縮的答她，答的非常簡單，清楚。她一回又展開了她底手，

嫩白的小手，竟似荷花剛開放的瓣兒，她又在她手心上吻了幾吻。蕭潤秋走來，她却慢慢地離開了陶嵐，走近到他底身邊去，偎依着他。他就問她，

「你已記熟了字麼？」

「記熟了。」采蓮答。

「你背誦一遍看。」

她就緩緩的好像不得不依地背誦了一遍。

陶嵐和蕭潤秋同時相對笑了。蕭在她底小手上拍拍，女孩接着問，

「蕭伯伯，那邊唱什麼呢？」

「唱歌。」

「我將來也唱的麼？」

「是呀，下半年就唱了。」

她就做出非常快樂而有希望的樣子。蕭潤秋向陶嵐說，

「她和你底性情相同的，她也喜歡音樂呢。」

陶嵐媚媚地一笑，輕說，「和你也相同的，你也喜歡音樂。」

蕭向她看了一眼，又問女孩子，指着陶嵐說，

「你叫這位先生是什麼呢？」

女孩子一時呆呆的，搖搖頭，不知所答。陶嵐却接着說，

「采蓮，你叫我姊姊罷，你叫我陶姊姊就是了。」

蕭潤秋向陶嵐又睜眼看了一看，微微愁他底眉，向女孩說，

「叫陶先生。」

采蓮點頭。陶嵐繼續說，

「我做得不像先生，我做得不像先生，我只配做她底姊姊，我也願永遠做她底姊

姊。「陶先生」這個稱呼，讓我底哥哥領去罷。」

「好的，采蓮，你就叫她陶姊姊罷。可是你以後叫我蕭哥哥好了。」

「媽媽叫我叫你蕭伯伯的。」

女孩子好像不解地嬌憨地辯駁。陶嵐笑說，

「你失敗了。」

同時蕭澗秋搖搖頭。

上課鈴響了，於是她們三人分離的走向三個教室去，帶着各人底美滿的心。

蕭澗秋幾乎沒有心吃這餐中飯。他關了門，在房內走來走去。桌上是赫赫然展着陶嵐一時前臨走時交給他的的一封信，在信紙上面是這麼清楚地寫着：

蕭先生：你真能要我做你底弟弟麼？你不以我爲愚麼？唉，我何等幸福，有像你這樣的一個哥哥！我底親哥哥是愚笨的，——我說他愚笨。——假如你是我底親哥哥，我決計一世不嫁，——一世不嫁，——陪着你，伴着你，我服侍着你，以你獻身給世的精神，我決願做你一個助手。唉，你爲什麼不是我底一個親哥哥？九泉之下的爸爸喲，你爲什麼不養一個這樣的哥哥

給我？我怎麼這樣不幸……但，但，不是一樣麼？你不好算我底親哥哥麼？我昏了，蕭先生，你就是我惟一的親愛的哥哥。

我底家庭底平和的空氣，恐怕從此要破裂了。母親以前是最愛我的，現在她也不愛我了，爲的是我不肯聽她底話。我以前一到極苦悶的時候，我就無端地跑到母親底身前，伏在她底懷內哭起來，母親問我什麼緣故，我却愈被問愈大哭，及哭到我底淚似乎要完了爲止。這時母親還問我爲什麼緣故，我却氣喘地向她說，『沒有什麼緣故，媽媽，我只覺得自己要哭呢！』母親還問，『你想到什麼啊？』『我不想到什麼，只覺得自己要哭呢！』我就偎着母親底臉，母親也拍拍我底背，叫我幾聲癡女兒。於是我就到床上去睡，或者從此睡了一日一夜。這樣，我底苦悶也減少些。可是實在，蕭哥哥，母親底懷內還讓我去哭麼？母親底懷內還讓我去哭麼？我也怕走近她，天呀，叫我向何處去哭呢？連眼淚都沒處流的人，這是人間最苦痛的人罷？

哥哥，現在我要問你。人生究竟是無意義的麼？就隨着環境的支配，好  
像一朵花落在水上一樣，隨着水性的流去，到消滅了爲止這麼麼？還是應該  
掙扎一下，反抗一下，依着自己底意志的力底方向奮鬥去這麼呢？蕭先生，  
我一定聽從你底話，請你指示我一條罷！

說不盡別的話，囑你康健！

你底永遠的弟弟嵐上

下面還附着幾句：

紅葉願永遠保藏，以爲我倆見面的紀念。可是我送你什麼呢？

蕭潤秋不願將這封信重讀一遍，就仔細地將這封信拿起，藏在和往日一道的  
那隻抽斗內。

一邊，他又拿出了紙，在紙上寫：

嵐弟：關於你底事情，你底哥哥已詳細地告訴過我了。我也瞭解了那  
人，但叫我怎樣說呢？除出我勸你稍稍性子寬緩一點，以免損傷你自己底身



體以外。我還有什麼話呢？

我常常自己對自己這麼大聲叫：不要專計算你自己底幸福之量，因為現在不是一個自求幸福之量加增的時候。嵐弟，你也以為我這話是對的麼？

兩條路，這却不要我答的，因為你自己早就實行一條去了。不是你已經走着一條去了麼？

√希望你切勿以任性來傷害你底身體，勿流過多的眼淚。我已數年沒有流過一滴淚，不是沒有淚，——我少小時也慣會哭的，連吃飯時的飯，熱了要哭，冷了又要哭。——現在，是我不要牠流！

末尾，他就草草地具他底名字，也並沒有加上別的情書式的冠詞。

這封信，他似乎等不住到明天陶嵐親自來索取，他要借着小天使底兩翼，仍叫着那位小學生，囑他小心地飛似的送去。

他走到會客室內，想寧靜他一種說不出的惆悵的心。幾位教員正在飯後高談

着，却又談的正是『主義。』方謀一見蕭澗秋進去，就起勁地幾乎手脚亂舞的說，

『唔，蕭先生，我以前問他是什麼主義，他總不肯說。現在，我看出他底主義來了。』蕭同衆人一時靜着。『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底思想非常悲觀，他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一切論調都非常悲觀。』

陶慕侃也站了起來，他似乎要爲這位忠實的朋友賣一個忠實的力，急忙說，『不是，不是。他底人生的精神是非常積極的。悲觀豈不是要消極了嗎？我底這位老友底態度却勇敢而積極。我想賜他一個名詞，假如每人都要有一個主義的話，他就是一個犧牲主義者。』

大家一時點點頭。蕭澗秋緩步地在房內走，一邊說，

『主義不是像皇帝賜姓一般隨你們亂給的。隨你們說我什麼都好，可是我終究是我。假如要我自己注釋起來，我就這麼說，——我好似冬天寒夜裏底爐火傍

的一二星火花，倏忽便要消滅了。」

這樣，各人一時默然。

## 八

第三天，采蓮沒有到校裏來讀書。蕭澗秋心裏覺得奇怪，陶慕侃就說，

「小孩子總不喜歡讀書。無論家裏怎麼樣，總喜歡依在母親底身邊，母親底身邊就是她底極樂園。像我們這樣的學校總不算壞的了，而采蓮讀了兩天書，今天就不來。」

下午三點鐘，蕭澗秋退了課。他就如散步一樣，走向她們底家裏。他先經過一條街，買了兩隻蘋果——蘋果在芙蓉鎮裏，是算上等的難得的東西，外面包了一張紙，藏在透明的玻璃瓶內。——蕭澗秋拿了蘋果，依着河邊，看看陰雲將雨

的天色，他心裏非常涼爽地走去。

走過了柏樹底蔭下，他就望見采蓮的家底門口，青年寡婦坐着補衣，她底孩子在旁邊玩。蕭澗秋走近去，他們也望見他了，遠遠的招呼着，孩子舉着兩手，似向他說話。他疑心采蓮爲什麼不在，可是一邊也就走近，拿出一個蘋果來，叫道，

『喂，小弟弟，你要麼？』

孩子跑向他，用走不完的步伐跑向他。他就將他抱起，一個蘋果交在他底手裏，用他底兩隻小手捧着，也就將外面的一張包紙撕脫了，聞起來。蕭澗秋便問道，

『你底姊姊呢？』

『姊姊？』

小孩子重複了一句。青年寡婦接着說，

「她早晨忽然說肚子痛，我探探她底頭有些熱，我就叫她不要去讀書了。采蓮還想要去，是我叫她不要去，我說先生不會罵的，中飯也沒有喫，我想餓她一餐也好。現在睡在床內，也睡去好久了。」

「我去看看。」蕭澗秋說。

同時三人就走進屋內。

等蕭澗秋走近床邊，采蓮也就醒了，彷彿被他們底輕輕的脚步喚醒一樣。蕭澗秋低低地向她叫了一聲，她立刻快樂地喚起來，

「蕭伯伯，你來了麼？」

「是呀，我因你不來讀書，所以來看看你。」

「媽媽叫我不要讀書的呢！」

女孩子向她母親看了一眼。蕭澗秋立刻接着說，

「不要緊，不要緊。」

很快的停了一息，又問，

「你現在身體覺得怎樣？」

女孩微笑地答，

「我好了，我病好了，我要起來。」

「再睡一下罷，我給你一個蘋果。」

同時薩澗秋將另一蘋果交給她，並坐下她底床邊。一邊又摸了一摸她底額，覺得額上還有些微熱的。又說，

「可惜我沒有帶了體溫表來，否則也可以量一量她有沒有熱度高些。」

婦人也探了一下，說，

「還好，這不過是睡醒如此。」

采蓮拿着蘋果，非常喜悅的，似從來沒有見過蘋果一樣，放在脣邊，又放在手心上。這時這兩個蘋果的功效，如旅行沙漠中的人，久不得水時所見到的一

樣，兩個小孩底心，竟被兩個蘋果佔領了去。蕭澗秋看得呆了，一邊他向采蓮近問，

「你要喫麼？」

「要喫的。」

婦人接着說，

「再玩一玩罷，喫了就沒有。貴的東西應該保存一下才好。」

蕭澗秋說

「不要緊，要喫就喫了；我明天再買兩個來。」

婦人接着淒涼地說，

「不要買，太貴呢！小孩子底心又那裏能填得滿足。」

可是蕭澗秋終於從衣袋內拿出紙刀子來，將蘋果的皮刮去了。

這樣大概又過了半點鐘。窗外却突然落起了小雨。蕭隨即對采蓮說，

『小妹妹，我要回去了，天已下雨。』

女孩子却妖嬌地說，

『等一等，蕭伯伯，你再等一等。』

可是一下，雨却更大了。蕭澗秋愁起眉說，

『趁早，小妹妹，我要走；否則，天暗了我更走不來路。』

『天會晴的，一息就會晴的。』

她底母親也說，

『現在已經走不來路，雨太大了，我們家裏連雨傘也沒有。蕭先生還是等』

等罷，可惜沒有菜蔬，或者喫了飯去。』

『還是走。』

他就站起身來，婦人說道，

『這樣衣服要完全打濕的，讓我借傘去罷。』



窗外的雨點已如麻繩一樣，借傘的人簡直又需要借傘了。蕭澗秋重又坐下。

阻止說，

「不要去借，我再坐一息罷。」

女孩子也在床上歡喜的叫，

「媽媽，蕭伯伯再坐一息呢！」

婦人留在房內，繼續說，

「還是在這裏喫了晚飯，我只燒兩隻雞蛋就是。」

女孩應聲又叫，牽着他底手，

「在我們這裏喫飯，在我們這裏喫飯。」

蕭澗秋輕輕地向她說。

「喫了飯還是要去的？」

女孩想了一下，慢慢說，

『不要去，假如雨仍舊大，就不要去。我和蕭伯伯睡在床底這一端，讓媽媽和弟弟睡在床底那一端，不好麼？』

蕭潤秋微笑地向青年寡婦看了一眼，只見她臉色微紅地低下頭。房內一時冷靜起來，而女孩終於奇怪的不懂事地問，

『媽媽，蕭伯伯睡在這裏有什麼呢？』

婦人免強的吞吐答，

『我們的床，睡不下蕭先生的。』

采蓮還是撒嬌地，

『媽媽，我要蕭伯伯也睡在這裏呢？』婦人沒有話，她底心被女孩底天真的話所撥亂，好像跳動的琴絃。各人抬起頭來向各人一看，只覺接觸了目光，便互相一笑，又低下頭。婦人一時想到了什麼，可是止住她要送上眼眶來的淚珠，抱起孩子。蕭潤秋也覺得不能再坐，他看一看窗外將晚的天色，雨點疏少些的時

候，就向采蓮輕微地說，

「小妹妹，現在校裏那班先生們正在等着我喫飯了，我不去，他們要等的飯冷了。我要去了。」

女孩又問。

「先生們都等你喫飯的麼？」

「對咯。」他答。

「陶姊姊也在等你麼？」

蕭澗秋又笑了一笑，隨口答，

「是的。」

婦人在旁就問誰是陶姊姊，蕭澗秋答是校長的妹妹。婦人蹙着眉說，

「采蓮，你怎麼好叫她陶姊姊呢？」

女孩沒精打彩地，

「陶姊姊要我叫她陶姊姊的。」

婦人微愁地說，

「女孩太嬌養了，一點道理也不懂。」

同時蕭澗秋站起來說，

「不要管他，隨便叫什麼都可以的。」

一邊又向采蓮問，

「我去了，你明天來讀書麼？」

女孩不快樂的說，似乎要哭的樣子，

「我來的。」

他重重地在她臉上吻了兩吻，吻去了她兩眼底淚珠，說，

「好的，我等着你。」

這樣，他舉動迅速地別了床上含淚的女兒和正在沉思中的少婦，走出門外。

頭上還是雨，他却在雨中走的非常起勁。只有十分鐘，他就跑到了校內。已經是天將暗的時候，校內已喫過晚飯了。

## 九

蕭潤秋底衣服終究被雨淋的濕了。他向他自己底房裏推進門去，不知怎樣一回事，陶嵐正在陰暗中坐着，他幾乎辨別不出是她。他走近她底身前，向她微笑的臉上，叫一聲『嵐弟！』同時他將他底右手輕放在她底左肩角上。心想，

『我却隨便地對采蓮答她等着，她却果然等着，這不是夢麼？』

而陶嵐好似挖苦地問，

『你從何處來？』

『看了采蓮底病。』

「孩子有病了嗎？」陶嵐問。

隨着，他就將她底病是輕微的，或者明天就可以來讀書；因天雨，他坐着陪她玩了一趟；夜黑了，他不得不冒雨回來，也還沒有喫飯等話，統統說了一遍。一邊點亮燈，一邊開了箱子拿出衣服來換。陶嵐敘述說，

「我是向你來問題目的。同時哥哥也叫我要你到我們家裏去喫晚飯。可是我卻似帶了雨到你這裏來，我也在這裏坐了有一點鐘了。我看托爾斯太的藝術論，看了幾十沛遲。我不十分贊成這位老頭子底思想。現在也不必枵腹論思想了，哥哥等着，你還是同我一道到家裏喫晚飯去罷。」

蕭將衣服換好，笑着說，

「不要，我隨便在校裏喫些。」

而她嬉謔的問。

「那末叫我此刻就回去麼？還是叫我喫了飯再來呢？」

她簡直用要挾孩子的手段來要挾他，可是他在她底面前也果然變成一個孩子了。借了兩頂傘，滅下燈，兩人就向門外走出去。

小雨點打着二人底傘上，響出寂寞的調子。黃昏底鎮內，也異樣地蕭索。二人深思了一時，蕭澗秋不知不覺地說道，

「錢正興好似今天沒有來校。」

「你不知道他底緣故麼？」

陶嵐睜眼地問。他微笑的，

「叫我從什麼地方去知道呢？」

陶嵐非常緩冷的說，

「他今天上午差人送一封信給哥哥。說要辭去中學的職務。原因完全關於我的，也關於你。」

同時她轉過頭向他看了一眼。蕭隨問，

「關於我？」

「是呀，可是哥哥堅囑我不能告訴你。」

「不告訴我也好，免得我苦惱地去推究。不過我也會料到幾分的，因為你已經說出來。」

「或者會。」陶嵐說話時，總帶着自然的冷淡的態度。

蕭澗秋接着說，「不是麼？因為我們互相的要好。」

她笑一笑，重複問，

「互相的要好？」

語氣間似非常有趣。一息，又說，

「我們真是一對孩子，會一見，就互相的要好。哈，孩子似的要好。你也是

這個意思麼？」

「是的。」



「可是錢正興怎樣猜想我們呢？神祕的天性，奇妙的可笑的人，他或者也猜的不錯。」她沒精打彩的。一時，又微顫的囁嚅的說，

「我本答應哥哥不告訴你的，但止不住不告訴你。他說：我已經愛上你了！雖則他知道我愛你的「愛」是他愛我的「愛」深一百倍，因為你是完全不知道怎樣叫做「愛」的一個人，他說，你好似一塊冷的冰。但是他恨，恨他自己爲什麼要有家庭，要有錢；爲什麼不窮的只賸他孤獨一身。否則，我便會愛他。」陶嵐說上面每個「愛」字的時候，已經吃吃的說不出，這時她更紅起臉來，匆忙繼續說，「錯了，你能原諒我麼？他底語氣沒有這樣厲害，是我格外形容的。卑鄙的東西！」

蕭澗秋幾乎感得身體要炸裂了。他沒有別的話，只問，

「你還幫他辯護麼？」

「我求你！你立刻將這幾句話忘記去罷！」

她挨近他底身，兩人幾乎同在一頂傘子底下。小雨繼續在他們的四周落下。

他沒有說。

「我求你。因我們是孩子般要好，才將這話告訴你的。」

他向她苦笑一笑，同時以一手緊緊地捻她底一手，一邊說，

「嵐，我恐怕要在你們芙蓉鎮裏死去了！」

她低頭含淚的，

「我求你，你無論如何不要煩惱。」

「我從來沒有煩惱過，我是不會煩惱的。」

「這樣才好。」她默默地一息，又嚙嚙的說，「我真是世界上第一個壞人，

我每每因爲自己的真率，一言一動，就得罪了許多人。哥哥將錢的信給我看，我看了簡直手足氣冷，我不責備錢，我大罵哥哥爲什麼要將這信給我看？哥哥無法可想，只說這是兄妹間的感情。他當時囑咐我再三不要被你知道。當然，你知道

了這話的氣憤，和我知道時的氣憤是一樣的；我呢，」她向他看一眼，「不知怎樣在你底身邊竟和在上帝底身邊一樣，一些不能隱瞞，好似你已經洞悉我底胸中所想的一樣，會不自覺地將話溜出口來。現在你要責備我，可以和我那時責備哥哥爲什麼要告訴，有意使你發怒一樣。不過哥哥已說，「這是兄妹間的感情」。我求你，爲了兄妹間的感情，不要煩惱罷！」

他向她苦笑，說，

「沒有什麼。我也決不憤恨錢正興，你無用再說了！」

他倆一句話也沒有，走了一箭。她底門口就出現在眼前。這時蕭澗秋和陶嵐二人底心想完全各異，一個似乎不願意走進去，要退回來；一個却要一箭射進去，愈快愈好；可是二人互相一看，假笑的，沒有話，慢慢地走進門。

晚餐在五分鐘以後就安排好。陶慕侃，陶嵐，蕭澗秋三人在同一張小桌子上。陶慕侃儼然似大阿哥模樣坐在中央，他們兩人孩子似的據在兩邊。主人每餐

須喝一斤酒，似成了習慣。蕭澗秋的面前只放着一隻小杯，因為誠實的陶慕侃知道他是不會喝的。可是這一次，蕭一連喝了三杯之後，還是向主人遞過酒杯去，徽笑的輕說，

「請你再給我一杯。」

陶慕侃奇怪地笑着對他說，

「怎樣你今夜忽然會有酒興呢？」

蕭澗秋接杯子在手裏又一口喝乾了，又遞過杯去，向他老友說，

「請你再給我一杯罷。」

陶慕侃提高聲音叫，

「你底酒量不少呢！你底臉上還一些沒有什麼，你是會喫酒的，你往常是騙了我。今夜我們盡性喫一喫，換了大杯罷！」

同時他唸出兩句詩：

「人生有酒須當醉，

莫使金樽空對月。」

陶嵐多次向蕭潤秋做眼色，含愁地。蕭却仍是一杯一杯的喝。這時她止不住的說道，

「哥哥，蕭先生是不會喝酒的，他此刻當酒是麻醉藥呢！」

她底哥哥正如一班酒徒一樣的應聲道，

「是呀，麻醉藥！」

同時又念了兩句詩：

「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蕭潤秋放下杯子，輕輕向他對面的人說，

「嵐，你放心，我不會以喝酒當作喝藥的。我也不要麻醉自己。我爲什麼要

麻醉自己呢？我只想自己興奮一些，也可勇敢一些，我今天很疲倦了。」

這時，他們底年約六十的母親從裏面走出來，一位慈祥的老婦人，頭髮斑白的，向他們說。

「女兒，你怎麼叫客人不要喝酒呢？給蕭先生喝呀，就是喝醉，家裏也有床鋪，可以給蕭先生睡在此地的。天又下大雨了，回去也不便。」

陶嵐沒有說，愁悶地。而且草草喫了一碗飯，不喫了，坐着，監視地眼看他們。

蕭潤秋又喝了三杯，談了幾句關於報章所載的時事，無心地。於是說，  
「夠了，真的要麻醉起來了。」

慕侃不依，還是高高地提着酒壺，他要看看這位新酒友底程度到底如何。於是蕭潤秋又喝了兩杯；兩人同時放下酒杯，同時喫飯。

在蕭潤秋底臉上，終有夕陽反照的顏色了。他也覺得他底心臟不住地跳動，

而他勉強掙扎着。他們坐在書室內，這位和愛的母親，又給他們泡了兩盞濃茶，蕭澗秋立刻捧着喝起來。這時各人底心內都有一種離乎尋常所談話的問題。陶慕侃看看眼前底朋友和他底妹妹，似乎願意他們成爲一對眷屬，因一個是他所敬的，一個是他所愛的。那末對於錢正興的那封信，究竟怎樣答覆呢？他還是不知道有所解決。在陶嵐底心裏，想着蕭澗秋今夜的情喝酒，是因她告訴了錢正興對他的諷刺的緣故，可是她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呢？她想不出。蕭澗秋底心，却幾次想問一問這位老友對於錢正興的辭職，究竟想如何。但他終於沒有說，因她的緣故，他將話支吾到各處去，——廣東，或直隸。因此，他們沒有一字提到錢正興。

蕭澗秋說要回校，他們阻止他，因他酒醉，雨又大。他想，

「也好，我索興睡在這裏罷。」

他就留在那間書室內，對着明明的燈光，胡思亂想。——陶慕侃也帶着酒意

睡去了。——一息，陶嵐又走進來，她還帶她母親回來，捧了兩樣菓子放在他底前面。蕭潤秋說不出的心裏感到不舒服，這位慈愛的母親問他一些話，簡單的，並不像普通多嘴的老婆婆，無非關於住在鄉下，舒服不舒服一類。蕭潤秋是「一切都很好」，簡單地回答了，母親就走出去。於是陶嵐笑微微地問他，

「蕭先生，你此刻還會喝酒麼？」

「怎麼呢？」

「更多地喝一點。」

她幾分假意的。他却聚攏兩眉向她一看，又低下頭說，

「你却不知道，我那時不喝酒，我那時一定會哭起來。否則我也喫不完飯就要回到校裏去。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是人間底一個孤零的人。現在你們一家底愛，個個用溫柔的手來撫我，我不能不自己感到淒涼，悲傷起來。」

「不是爲錢正興麼？」



「爲什麼我要爲他呢？」

「噢！」陶嵐似乎駭異了。

一時，她站在他身前慢慢說，

「你可以睡了。哥哥喫飯前私向我說，他已寫信去堅決挽留。」

蕭澗秋接着說，

「很好，明天他一定來上課的。我又可以碰見他。」

「你想他還會來麼？」

「一定的，他不過試試你哥哥底態度。」

「胡！」她又說了一個字。

蕭繼續說，

「你不相信，你可以看你哥哥的信稿，對我一定有巧妙的話呢！」

她也沒有話，伸出手，兩人握了一握，她躊躇地走出房外，一邊說，

「祝你晚安！」

十

如此過去一個月。

蕭澗秋在芙蓉鎮內終於受校內校外的人們底攻擊了。非議向他而進行，不滿也向他注視了。

一個孤身的青年，時常走進走出在一個年青寡婦底家裏底門限，何況他底態度的親暱，將他所收入的盡量地供給了她們；簡直似一個孝順的兒子對於慈愛的母親似的。這能不引人疑異麼？蕭澗秋已將采蓮和阿寶看作他自已底兒女一樣了，愛着他們，留心着他們底未來。但社會，鄉村的多嘴的羣衆，能明瞭這個麼？開始是那班鄰里的大人們私私議論，——驚駭挾譏笑的，繼之，有幾位婦人

竟來到寡婦底前面，問長問短，關於蕭澗秋底身上。最後，謠言飛到一班頑童底耳朵裏，而那班頑童公然對采蓮施罵起來，使采蓮哭着跑回到她母親底身前，咽着不依地說，『媽媽，他們罵我有一個野伯呢！』但她母親聽了女兒無故的被罵，除出也跟着她女兒流了一淌眼淚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婦人只有忍着她創痛的心來接待蕭澗秋，將她底苦惱隱藏在快樂底後面同蕭澗秋談話。可是蕭澗秋，他知道，他知道鄉人們用了卑鄙的心器來測量他們了，但他不管。他還是鎮靜地和她說話，活潑地和孩子們嬉笑，全是一副『笑罵由人笑罵，我行我素而已』的態度。在傍晚，他快樂的跑到西村，也快樂的跑回校內，表面全是快樂的。

可是校內，校內，又另有一種對待他的態度了。他和陶嵐的每天的見面時的互相遞受的通信，已經被學校的幾位教員們知道了。陶嵐是芙蓉鎮裏的孔雀，誰也願意愛她，而她偏在以他們底目光看來等於江湖落魄者底身展開錦尾來，他們能不妒忌麼？以後，連這位忠厚的哥哥，也不以他妹妹底行為爲然，他聽得

陶嵐在蕭澗秋底房內的笑聲實在笑的太高了。一邊，將學校裏底教員們分成了黨派，當每次在教務或校務會議的席上，互相厲害地爭執起來，在陶慕侃底心裏，以爲全是他妹妹一人弄成一樣。一次，他稍稍對他妹妹說，『我並不是叫你不要和蕭先生相愛，不過你應該尊重輿論一些，衆口是可怕的。而且母親還不知道，假使知道，母親要怎樣呢？這是你哥哥對你底誠意，你應審察一下。』而陶嵐却一聲不響，突然睜大眼睛，向她底哥哥火燒一般地看了一下，冷笑着答，『笑罵由人笑罵，我行我素而已。』

一天星期日下午，陶嵐坐在蕭澗秋底房內。兩人正在談話甜蜜的時候，阿榮却突然送進一封信來，一面向蕭澗秋說，

『有一個陌生人，叫我趕緊將這封信交給先生，不知什麼事。』

『送信的人呢？』

『回去了。』

說完，阿榮自己也出去。蕭潤秋望望信封，覺得奇怪。陶嵐站在他身邊向他

說，

「不要看牠好罷？」

「總得看一看。」

一邊就拆開了，抽出一張紙，兩人同時看下。果然，全不是信的格式，也沒

有具名，只這樣八行字：

「芙蓉芙蓉二月開，

一個教師外鄉來。

兩眼炯炯如鷹目，

內有一副好心裁。

左手抱着小寡婦，

右手還想折我梅！

此人若不驅逐了，

吾鄉風化安在哉。」

蕭潤秋立刻臉轉蒼白，全身震動地，將這條白紙捻成一團，鎮靜着苦笑地

陶嵐說，

「我恐怕在這裏住不長久了。」

一個也眼淚噙噙地說，

「上帝知道，不要留意這個罷！」

兩人相對。他慢慢地低下頭說，

「一星期前，我就想和你哥哥商量，脫離此間。因為顧念小妹妹底前途，和一時不忍離別你，所以忍止住。現在，你想，還是叫我早走罷！我們來商量一下

采蓮底事情。」

他底語氣非常淒涼，好似別離就在眼前，一種離愁底滋味纏繞在兩人之間。

沉靜地一息，陶嵐有力地叫，

「你也聽信流言嗎？你也爲卑鄙的計謀所中嗎？你豈不是以理智來解剖感情的嗎？」

他還是軟弱地說，

「沒有意志，我此刻就會昏去呢！」

陶嵐立刻接着說，

「讓我去澈查一下，這究竟是誰人造的謠。這字是誰寫的，我拿這紙去，給哥哥看一下。」

一邊她將桌上的紙團又展開了。他在旁說，

「不要給你哥哥看，他也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人。」

「我定要澈查一下！」

她簡直用王后的口氣來說這句話的。蕭潤秋向她問，

「就是查出又怎樣？假如他肯和我決鬥，他不寫這種東西了。殺了我，豈不是乾脆的多嗎？」

於是陶嵐忿忿地將這張紙條撕作粉碎。一邊流出淚，執住他底兩手說，

「不要說這話罷！不要記住那班卑鄙的人罷！蕭先生，我要同你好，要他們來看看我們底好。他們將怎樣呢？叫他們碰在石壁上去死去。蕭先生，勇敢些，你要拿出一點勇氣來。」

他勉強地微笑地說，

「好的，我們談談別的罷。」

空氣緊張地沉靜一息，他又說，

「我原想在這裏多住幾年，但無論住幾年，我總該有最後的離開之一日的。就是三年，三年也只有一千零幾日，最後的期限終究要到來的。那末，嵐，那時的小妹妹，只好望你保護她了。」



『我不願聽這話。』她稍稍發怒的，『我沒有力量。我該在你底視線中保護她。』

『不過，她母親若能捨得她離開，我決願永遠帶她在身邊。』

正是這個時候，有人敲門。蕭潤秋去迎她進來，是小妹妹采蓮。她臉色跑到變青的，含着淚，氣急地叫，

『蕭伯伯！』

同時又向陶嵐叫了一聲。

兩人驚奇地，隨即問，

『小妹妹，你做什麼呢？』

采蓮走到他底面前，說不清地說，

『媽媽病了，她亂講話呢！弟弟在她身邊哭，她也不理弟弟。』

女孩流下淚。蕭潤秋向陶嵐搖搖頭。同時他拉她到他底懷內，又對陶說，

「你想怎麼樣呢？」

陶嵐答，

「我們就去望一望罷。我還沒有到過她們底家。」

「你也想去嗎？」

「我可以去嗎？」

兩人又苦笑一笑，陶嵐繼續說，

「請等一等，讓我叫阿榮向校裏借了體溫表來，可以給她底母親量一量體溫。」

一邊兩人牽着女孩底各一隻手同時走出房外。

當他們走入婦人底門限時，就見婦人睡在床上，抱着小孩高聲地叫，  
「不要進來罷！不要進來罷！讓我一個人跳下去好了！」

蕭潤秋向陶嵐愁眉說，

「她還在講亂話，你聽。」

陶嵐低着頭點一點，將手托在他底臂上。婦人繼續叫，

「你們向後看看，唉！追着虎，追着虎！」

婦人幾乎哭起來。蕭潤秋立刻走到床邊，推醒她說，

「是我，是我，你該醒一醒！」

小孩正在被內吸着乳。蕭從頭看到她底胸，胸起伏地。他垂下兩眼，愁苦地  
着住床前。采蓮走到她母親的身邊，不住地叫着媽媽，半哭半喊地。寡婦慢慢地  
轉過臉，漸漸地清醒起來的樣子。一下，她看見蕭，立刻拉一拉破被，蓋住小孩  
和她自己底胸膛，一面問，

「你在這里嗎？」

「還有陶嵐先生也在這里。」

陶嵐向她點一點首，就問，

「此刻心裏覺得怎樣呢？」

婦人無力地慢慢地答，

「沒有什麼，只口子渴一些。」

「那末要茶嗎？」

婦人沒有答，眼上充來淚。陶嵐就向房內亂找茶壺，采蓮捧來遞給她，裏邊一口水也沒有。她就同采蓮去燒茶。婦人向蕭慨歎地說，

「多謝你們，我是沒有病的。方才突然發起熱來，人昏昏不知。女孩子大驚

小怪，她招你們來的嗎？」

「是我們自己要來看看的。」

婦人滴下淚在小孩底髮上，用手拭去了，沒有話。小孩正在吸奶。蕭澗秋緩緩地說，

「你在發熱的時候，最好不要將奶給小孩喫。」

「叫我用什麼給他喫呢？——我沒有什麼病。」

蕭澗秋愁悶地站着。

這樣到了天暗，婦人已經能夠起床。他們兩人才回來。

當天晚上，陶嵐又差人送來一封信。照信角上寫的「以」看起來，這已是她給他的第十五封信了，蕭澗秋坐在燈下，將她底信展在桌上：

我親愛的哥哥。我活了二十幾年，簡直似黑池裏底魚一樣。除了自己以外，一些不知道人間還有苦痛。現在，却從你底手裏，認識了真的世界和人生。

不知怎樣我竟會和你同樣地愛憐采蓮妹妹底一家了。那位婦人，真是一

位溫良，和順，有禮貌的婦人。雖則和我底個性有些相反，我卻願意引她做我底一位姊姊，以她底人生的經驗，來調節我底粗疏與無智識的感情是最好的。但是，天呀！你爲什麼要奪去她底夫？造物生人，真是使人來受苦的麼？即使她能忍得起苦，我却不能不詛咒天！

我坐在她們底房內，你也瞧着我嗎？我幾乎也流出眼淚來了。我看着她房底四壁，看着她底孩子和她所穿的衣服，又看着她青白而憔悴的臉，再想想她在病床上的一種淒涼苦況，天呀！爲什麼給她佈置的如此悽慘呢？我幻想，假如你底兩翅轉了方向，不飛到我們村裏來，有誰憐惜她們？有誰安慰她們？那她在這種嚶語呻吟中的病的時候，我們只想見兩個小孩在床前整天地哭，還有什麼別的呢？哥哥，偉大的人，我已願她做我底姊姊了。此後我們當互相幫助。

至於那個謠言，侃哥先向我談起。在喫晚飯的時候，他照舊喝過一口酒

感慨地說，「外邊的空氣，已甚於北風的凜凜。」哥哥也鄙夷他們，望你萬勿（萬勿!!!）介意。以後哥哥又喝了一口酒道，「此係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德也。」不過哥哥始終說，造這八句詩的人，決不是校內同事。我向他辯駁，不是孔方老爺，就是一萬同志。他竟對我賭起咒來，弄得母親都笑了。

蕭先生，你此刻怎樣？以你底見識，此刻想一定不爲他們無端所惱？你千萬不可有他念，你底真誠與坦白，終有籠罩吾全芙蓉鎮之一日！祝你快樂地嚼着學校底清淡的飯。

弱弟嵐上

蕭潤秋一時呆着，似乎他所有底思路，一條條都被她的感情裁斷了。他遲疑了許久，才恍惚地向抽斗拿出一張紙，用鋼筆寫道：

我不知怎樣，只覺自己在漩渦裏邊轉。我從來沒有經過這個現象，現在，竟轉的我幾乎昏去。唉！我莫非在做夢嗎？

你當也記得——宋蓮底母在囁語時所說的話。莫非我底背後真被追着老

虎嗎？那我非被這虎咬死不成？因為我感到，無論如何，不能讓那位可憐的寡婦『一個人跳下去』！

我已將一切解剖過。幾乎費了我今晚全個喫晚飯的時候。我是勇敢的，我也鬥爭的，我當預備好手鎗，待真的虎來時，我就照準牠底額一鎗！——弟，你不以為我殘暴嗎？打狼不能用打狗的方法的，你看，這位婦人為什麼病了？從她底嚙語裏可以知道她病底根由。

我不煩惱，祝你快樂！

你底勇敢的秋白

他寫好這信，睡在床上，自想他非常堅毅。

第二天一早，女孩來校。她帶着書包首先就跑到蕭澗秋底身邊來，告訴他

說，

『蕭伯伯，媽媽說，媽媽底病已好了，謝謝你和陶姊姊。』

這時室內有好幾位教師坐着，方謀也在座。他們個個屏息地用他們好奇的眼



睛，做着惡意的笑的臉孔注視他和她。蕭潤秋似乎有意要多說幾句話，向女孩問道，

「你媽媽起來了嗎？」

「起來了。」

「喫過粥嗎？」

「喫過。」

「你底陶姊昨晚交給她的藥也喫完嗎？」

女孩似聽不清楚，答，

「不知道。」

於是他和往日一樣地向采蓮底頰上吻一吻，女孩就跑去。

第二天晚上，蕭潤秋在房內走來走去，覺得非常地不安。雖則當夜的天氣並不熱，可是他以為他底房內是異常鬱悶。他底桌上放着一張白信紙，似乎要寫信的樣子，可是他走來走去，並不會寫。一息，想去開了房門，放進冷氣來，清涼一下他底腦子。可是當他將門拉開的時候，錢正興一身華服，笑容可掬地走進來，正似他迎接他進來一樣。錢正興隨問，聲音溫美的，

『蕭先生要出去嗎？』

『不。』

『有事嗎？』

『沒有。』

錢正興又向桌上看一看，又問，

「要寫信嗎？」

「想要寫，寫不出。」

「寫給誰呢？」

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眼向房內亂轉，似要找出那位和他通信的人來。蕭潤

秋却立刻答，

「寫給陶嵐。」

這位漂亮的青年，一時默然。坐在牆邊，眼看着地，似一位怕羞的姑娘底樣

子。蕭轉問他：

「錢先生有什麼消息帶來告訴我呢？」

錢正興抬頭，笑着，

「消息？」

「是呀，鄉村底輿論。」

「有什麼鄉村底輿論呢？我們底鎮內豈不是個個人對蕭先生都敬重的麼？雖則蕭先生到我們這里來不上兩月，而蕭先生大名，却已經連一班牧童都知道丁。」

蕭潤秋附和着笑了一笑。心狐疑地猜想着，——對面這位情敵，不知對他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一邊他說，

「那我在你們這里真是有幸福的。」

「假如蕭先生以為有幸福，我希望蕭先生永遠住下去。」

「永遠住下去？可以嗎？」

「同我們一道做芙蓉鎮底土著。」

很快的停一息，接着說，

「所以我想問一問，蕭先生有心要組織一個家庭在芙蓉鎮裏嗎？」

蕭澗秋似快樂的心跳的樣子，問，

「組織一個家庭？你這麼說嗎？」

「我也是聽來的，望你勿責。」

他還是做着溫柔的姿勢。蕭又哈的冷笑一聲說，

「這於我是好事。可是外界說我和誰組織呢？」

「你當然有預備了。」

「沒有，沒有。」

「沒有？」他也笑，「藏着一位很可愛的婦人呢！實在是一位難得的賢良婦

人。」

蕭冷冷地假笑問，

「誰呀？我自己根本還沒有選擇。」

「選擇？」很快地停一息，「外界都說你愛上采蓮底母親。她誠然是可愛

的，在西村，誰都稱贊她賢慧。」

「胡說！我另有愛。」

蕭潤秋感得幾分怒忿，可是他用他底怒容帶笑地表現出來。錢又嬌態地問，

「誰呢？可以告訴我嗎？」

「陶嵐，慕侃底妹妹。」

「你愛她嗎？」

「我愛她。」

蕭自然有力地說出。錢一時默然。一息，蕭又笑問，

「聞你也愛她？」

「是，也愛她，比愛自己底生命還甚。」

語氣淒涼地，蕭接着笑問，

「她愛你嗎？」

一個慢慢地答，

「愛過我。」

「現在還愛你嗎？」

「不知道她底心。」

「那讓我代告訴你罷，錢先生，她現在愛我。」

「愛你？」

「是。所以還好，假如她同時愛兩人，那我和你非決鬪不可。你也願意決鬪嗎？」

「決鬪？可以不必。這是西方的野蠻風。蕭先生，爲友義不能讓一個女人麼？」

蕭一時愁着，沒有答。一息說，

「她不愛你，我可以強迫她愛你嗎？」

錢正與却幾乎哭出來一般說，

「她是愛我的，蕭先生，在你未來以前，她是愛我的，已經要同我訂婚了。可是你一來，她却愛你了。在你到的那天晚上的一見，她就愛你了。可是我，我失戀的人；心裏怎樣呢？蕭先生，你想，我比死還難受。我是十分愛陶嵐的，時刻忘不了她，夜夜底夢裏有她。現在，她愛你，——我早知道她愛你了。不過我料你不愛她，因為你是采蓮底母親的。現在，你也愛她，那叫我非自殺不可了！……」

他沒有說完，蕭潤秋不耐煩地插進說，

「錢先生，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話呢？你愛陶嵐，你向陶嵐去求婚，對我說有什麼用呢？」

錢正與哀求似的接着說，

「采，我請求你！我一生底苦痛與幸福，關係在你這一點上。你肯許允，



「我連死後都感激，破產也可以。」

「錢先生，你可拿這話勇敢地向陶嵐去說。我對你有什麼幫助呢？」

「有的，蕭先生，只要你不和她通信就可以。慕侃已不要她來校教書，假如你再不給她信，那她就會愛我了。一定會愛我的，我以過去的經驗知道。那我一生底幸福，全受蕭先生所賜。蕭先生的胸懷是救世的，那先救救我罷！救救我底自殺，蕭先生會這樣做嗎？」

「錢先生，情形不同了。她也不會再愛你了。」

「同的，同的，蕭先生，只求你不和她通信，……」

他仍似沒有說完，却突然停止住。蕭潤秋非常憤怒的，默默地注視着對面這位青年。他想不到這人是如此陰謀，軟弱。他底全身幾乎沸騰起來，這一種的請求，實在如決了堤的河水流來一樣。一息，又聽錢說道，

「而且，蕭先生，我當極力報答你，你如愛采蓮底母親組織家庭。」

蕭潤秋立刻站起來，憤憤地說，

「不要說了，錢先生，我一切照辦，請你出去罷。」

一邊他自己開了門，先走出去。他氣塞地憤恨地一直跑到學校園內，倚身在一株冬青樹的旁邊。空間冰冷的，他似要溶化他底自身在這冰冷的空間內。他極力想制止他自己底思想，擺脫方才那位公子所給他的毫無理由的煩惱，他冷笑了  
一聲。

他站了半點鐘，竟覺全身灰冷的；於是慢慢轉過身子，回到他底房內。錢正興，無用的孩子已經走了。他蹙着眉又沉思了一息，就精疲力盡地向床上跌倒，  
一邊喊，「愛呀，愛呀，擺脫了罷！」

光陰是這樣無謂地過去。三天以後，采蓮又沒有來校讀書。上午十點鐘，陶嵐到校裏來，問起她，蕭澗秋答，

「恐怕她母親又病了。」

陶嵐遲疑地說，

「否則爲什麼呢？她底母親也是一個多思多慮的人。處這樣的境遇，外界又沒有人同情她，還用帶荆棘的言語向她身上打，不病也要病了！我們，」她眼向蕭澗轉，說錯似的，「我，就可以不管人家，所以還好，不生病，——我的病是慢性的。」——像她，……這個社會……你想孩子怎樣好？」

她語句說不完全，似乎說的完全就沒有意義了。蕭接着說，

「我們下午再去看一看罷。」

正這時，話還未了，采蓮含着淚珠跑來。他們驚奇了，蕭立刻問，

「采蓮，你怎麼？」

女孩子沒有答，書袋仍在她腋下。蕭又問，

「你媽媽底病好了麼？」

「媽媽好了。」

女孩非常難受地說出。她站着沒有動。陶嵐向她問，蹲下身子，

「小妹妹，你爲什麼到此刻才來呢？你不願來讀書麼？」

女孩用手掩在眼上答，

「媽媽叫我不告訴蕭伯伯，還叫我來讀書。弟弟又病了，昨夜身子熱，過了一夜，媽媽昨夜一夜不會睡。她說弟弟的病很厲害，叫我不要被蕭伯伯知道。」

還叫我來讀書。」

女孩要哭的樣子。蕭潤秋呆站着。陶嵐將女孩抱在身邊，用頭偎着她頭。向

蕭問，

「怎麼呢？」

他愁一愁眉，仍呆立着沒有說。

『怎麼呢？』

『我簡直不知道。』

『爲社會嘴多，你又是一個熱心的人。』

他忽然悔悟地笑一笑，說，

『時光快些給我過去罷，上課的鈴，我聽牠打過了。』

同時他就向教務處走去。

在喫晚飯以前，蕭潤秋仍和往常散步一樣，微笑的，溫良的，向采蓮底家裏走去。他感得在無形之中，他和她們都隔膜起來了。

當他走到她們底門外時，只聽裏面有哭聲，是采蓮底母親底哭聲。他立刻驚惶起來，向她底門推進，只見孩子睡在床上，婦人坐在床邊，采蓮不在。他立刻氣急地問，

「孩子怎麼了？」

婦人抬頭向他看了一眼，垂下頭，止着哭。他又問，

「什麼病呢？」

「從前天起，一刻刻地厲害。」

他走到孩子底身邊，孩子微微地閉着眼。他放手在小孩底臉上一摸，臉是熱的。看他底鼻孔一收一放地閃動着。他站着幾分鐘，有時又聽他咳嗽，將痰嚥下喉去。他心想，「莫非是肺炎麼？」同時他問她，

「喫過藥麼？」

「喫過一點，是我自己想想給他喫的，沒有看過醫生。此刻看來不像樣，又叫采蓮去請一位診費便宜些的伯伯去了。」

「要喫奶麼？」

「也似不想喫。」

他又呆立一回，問，

「采蓮去了多久？」

「半點鐘的樣子。大概女孩又走錯路了，離這裏是近的。」

「中國醫生麼？」

「好。」

於是他又在房內走了兩圈，說，

「你也不用擔憂，小孩總有他自己底運命。而且病是輕的，看幾天醫生，總可以好。不過此地沒有西醫麼？」

「不知道。」

天漸漸黑下來，黃昏又現出原形來活動了。婦人慢慢地說，

「蕭先生，這孩子底病有些不利。關於他，我做過了幾個不祥的夢。昨夜又夢見一位紅臉和一位黑臉的神，要從我底懷中奪去他！爲什麼我會夢這個呢？莫

「李家連這點種子都留不下去麼？」她停一停，淚來湧阻着她底聲音。「先生，假如孩子真的沒有辦法，叫我……怎樣……活……的下……去呢？」

蕭潤秋心裏是非常悲痛地。可是他走近她底身邊說，

「你真是個不懂事的人。爲什麼要說這話？夢是迷信呢！」

一邊又躊躇地向房內走了一圈，又說，

「你現在只要用心看護這孩子，望他快些好起來。一切胡思亂想，你應當丟開牠。」

他又向孩子看一回，孩子總是昏昏地，——呼吸着，咳着。

「夢算什麼呢？夢是事實麼？我昨夜也夢自己向一條深的河裏跳下去，昏沉地失了知覺，似乎只抱着一塊小木板，隨河水流去，大概將要流到海裏，於是我便——」他沒有說出死字，轉過說，「莫非今天我就真的要跳河麼？」

他想破除婦人底對於病人最不利的迷信，就這樣輕緩的莊重地說出。而婦人



說，

「先生，你不知道，——」

她底話沒有說完，采蓮氣喘喘地跑進來。隨後半分鐘，也就走進一位幾乎要請別人來給他診的頭髮已雪白了的老醫生。他先向蕭澗秋慢慢地細看一回，偃着背又慢慢地戴起一副闊邊的眼鏡，給小孩診病。他按了一回小孩底左手，又按了一回小孩底右手，翻開小孩底眼，又翻開小孩底口子，將小孩弄得哭起來。於是他說，

「沒有什麼病，沒有什麼病，過兩三天就會好的。」

「沒有什麼病麼？伯伯！」

婦人驚喜地問。老醫生不屑似的答，

「以我行醫六十年的經驗，像這樣的孩子底病是無用醫的。現在姑且喫一服藥罷。」

他從他底袖口內取出紙筆，看着燈下，寫了十數味草根和草葉。婦人遞給他四角錢，他稍稍客氣地放入袋裏。於是又向蕭澗秋——這時他攆着采蓮，愁思地。——仔細看了看。僕着背走出門外，婦人送着。

婦人回來向他狐疑地問，臉上微微喜悅地，

「蕭先生，醫生說他沒有什麼病呢？」

「所以我叫你不要憂愁。」

一個無心地答。

「看這樣子會沒有病麼？」

「我代你們去買了藥來再說罷。」

可是婦人愚笨地，一息說，

「蕭先生，你還沒有喫過晚飯呢？」

「買好藥再回去喫。」

婦人癡癡地坐着，她自己是預備不喫晚飯了。蕭澗秋拿着藥方走出來。采蓮也癡癡地跟到門口。

#### 十四

第二天，蕭澗秋又到采蓮的家裏去一趟。孩子底病依舊如故。他走去又走回來，都是空空地走，於孩子毫無幫助。婦人坐着，對他也不發微笑。

晚上，陶嵐又親自到校裏來，她拿了幾本書來還蕭，當遞給他的時候，她苦笑說，

「裏面還有話。」

同時她又向他借去幾本圖畫。簡直沒有說另外的話，就回去了。

蕭澗秋獨自呆站在房內，他不想讀她底信，他覺得這種舉動是非常笨的，可

笑的。可是終於向書內拿出一條長狹的紙，看着紙上底秀麗的筆跡：

計算，已經五天得不到你底回信了。當然，病與病來擾亂了你底心，但你何苦要如此煩惱呢？我看你底態度和以前初到時不同，你逐漸逐漸地消極起來了。你更愁更愁地愁悶起來了。侃哥也說你這幾天瘦的厲害，蕭先生，你自己知道麼？

我，我確乎和以前兩樣。謝謝你，也謝謝天。我是勇敢起來了。你不知道罷。侃哥前幾天不知怎樣，叫我不要到校裏來教書，強迫我辭職。而我對他一聲冷笑。他最後說，『妹妹，你不辭職，那只好我辭職了！一隊男教師裏面夾着一位女教師，於外界底流言是不利的。』我就冷冷地對他說，『就是你辭了職，我也還有方法教下去，除非學校關門，不辦。』到第二天，我在教室內對學生說了幾句暗示的話，學生們當夜就向我底哥哥說，他們萬不肯放『女陶先生』走，否則，他們就驅逐錢某。現在，侃哥已經悔悟了，再

「三討我寬恕。並對你十二分敬佩。他說，他的對你的一切『不以為然』現在都冰釋了。此後錢某若再辭職，他一定準他。哥哥笑說，『爲聖神的教育和神聖的友愛計，不能不下決心！』現在，我豈不是戰勝了？最親愛的哥哥，什麼也沒有問題，你安心一些罷！」

請你給我一條敘述你底平安的回字。

再，采蓮底弟弟底病，我下午去看過他，恐怕這位小生命不能久留在人世了，他底病，你也想得到嗎？是她母親底熱傳染給他的，再加他從椅子上跌下來，所以厲害了！不過爲他母親着想，死了也好。哈，你不會說我良心黑色罷？不過有什麼方法呢？以她底年齡來守幾十年的寡，我以爲是苦痛的。但身邊帶着一個孩子可以嫁給誰去呢？所以我想，萬一孩子不幸死了，勸她轉嫁。聽說有一個年輕商人要想娶她的。

請你給我一條敘述你底平安的回字。

你底嵐弟上

他坐在書案之前，苦惱地臉對着窗外。他決計不寫回信，待陶嵐明天來尋他對面告訴她一切。他翻開學生們底習練簿子，拿起一支紅筆浸着紅墨水，他想校正牠們。可是怎樣，他却不自覺地於一忽之間，會在空白的紙間畫上一朵桃花。他一看，自己苦笑了。就急忙將桃花塗掉，去找尋學生的習練簿上底錯誤。

第二天早晨，蕭澗秋剛剛洗好臉，采蓮跑來。他立刻問，

「小妹妹，你這麼早來做什麼？」

女孩輕輕地答，

「媽媽說，弟弟恐怕要死了！」

「啊」

「媽媽說，不知道蕭伯伯有方法沒有？」

他隨即牽着女孩底手，問，

「此刻你媽媽怎樣？」

「媽媽只有哭。」

「我同你到你底家裏去。」

一邊，他就向另一位教師說了幾句話，牽着女孩子，飛也似地走出校門來。

清早的冷風吹着他們，有時蕭澗秋咳嗽了一聲女孩問，

「你咳嗽麼？」

「是，好像傷風。」

「爲什麼傷風呢？」

「你不知道，我昨夜到半夜以後還一個人在操場上走來走去。」

「做什麼呢？」

女孩仰頭看他。一邊脚步不停地前進。

「小妹妹，你是不懂得的。」

女孩沒有話，小小的女孩，她似乎開始探究人生底祕密了。「息又問，

「你夜裏要做夢麼？因爲要做夢就不去睡麼？」

蕭向她笑一笑，點一點頭，答，

「是的。」

可是女孩又問，

「夢誰呢？」

「並不夢誰。」

「不夢媽媽麼？不夢我麼？」

「是，夢到你。」

於是女孩接着訴說，似乎故事一般。她說她曾經夢到他：他在山裏，不知怎樣，後面來了一隻狼，狼立刻啣着他去了。她於是在後面追，在後面叫，在後面哭。結果，她醒了，是她母親喚醒她的。醒來以後，她就伏在她母親底懷內，一動也不敢動。她末尾說，



「我向媽媽問：蕭伯伯此刻不在山裏麼？在做什麼呢？媽媽說：在校裏，他正睡着，同我們一樣。於是我放心了。」

這樣，蕭澗秋向她看看，似乎要從她底臉上，看出無限的意義來。同時，兩人已經走到她底家，所有的觀念，言語，都結束了，用另一種靜默的表情向房內走進去。

這時婦人是坐着，因為她已想過她最後的運命。

蕭走到孩子底身邊，孩子照樣閉着兩眼呼吸緊促的。他輕輕向他叫一聲，

「小弟弟。」

而孩子已無力張開眼來瞧他了！

他仔細將他底頭，手，腳，摸了一遍。全身是微微熱的；鼻子閃爍着。於是他又問了幾句關於夜間的病狀，就向婦人說，

「怎麼好？此處又沒有好的醫生。孩子底病大概是肺炎，可是我只懂得一點

醫學的常識，叫我怎樣呢？」

他幾乎想得極緊迫樣子，一息，又說，

「莫非任他這樣下去麼？讓我施一回手術，看看有沒有效。」

婦人却立刻跳起說，

「蕭先生，你會醫我底兒子麼？」

「我本不會的，可是坐着，又有什麼辦法？」

他稍稍躊躇一息，又向婦人說，

「你去燒一盆開水罷。拿一條手布給我。最好將房內弄的暖些。」

婦人却呆站着不動。采蓮向她催促，

「媽媽，蕭伯伯叫你拿一條手布。」

同時，這位可愛的姑娘，她就自己動手去拿了一條半新半舊的手布來，遞給

他，向他問，

「給弟弟洗臉麼？」

「不是浸，一些熱給你弟弟縛在胸上。」

這樣，婦人兩腿酸軟地去預備開水。

蕭澗秋用他底力氣，叫婦人將孩子抱起來。一面他就將孩子底衣服解開，再拿出已浸在面盆裏底沸水的手巾，稍稍涼一涼，將過多的水絞去，等牠的溫度可以接觸皮膚，他就將牠縛在孩子底胸上。再將衣服給他裹好。孩子已經一天沒有哭聲，這時，似爲他這種舉動所擾亂，却不住地單聲地哭，還是沒有眼淚。母親的心裏微微地有些歡欣着，祝頌着，她從不知道一條手巾和沸水可以醫病，這實在是一種天賜的祕法，她想，她兒子底病會好起來，一定無疑。一時房內清靜地，她抱着孩子，將頭靠在孩子底髮上，斜看着身前坐在一把小椅子上也摟着采蓮的青年。她底心是極遠遠地想起。她想他是一位不知從天涯還是從地角來的天使，將她陰雲密布的天色，撥見日光，她恨不能對他跪下去，叫他一聲「天

呀！」

房內靜寂約半點鐘，似等着孩子底反應。他一邊說，

「還得過了一點鐘再換一次。」

這時婦人問，

「你不上課去麼？」

「上午只有一課，已經告了假了。」

婦人又沒有聲音。他感到寂寞了，他慢慢地向采蓮說，

「小妹妹，你去拿一本書來，我問問你。」

女孩向他一看，就跑去。婦人却忽然滴下眼淚來說，

「在我這一生怕無法報答你了！」

蕭澗秋稍稍奇怪地問，——他似乎沒有聽清楚。

「什麼？」

婦人仍舊低聲地流淚的說，

『你對我們的情太大了！你是救了我們母子三人的命，救了我們這一家！但我們怎樣報答你呢？』

他強笑地難以爲情地說，

『不要說這話了！只要我們能好好地團聚下去，就是各人底幸福。』

女孩已經拿書到他底身邊，他們就互相問答起來。婦人私語的：

『真是天差先生來的，天差先生來的。這樣，孩子底病會不好麼？哈，天是有牠底大眼睛的。我還愁什麼？天即使要辜負我，天也不敢辜負先生，孩子底病一定明天就會好。』

蕭澗秋知道這位婦人因小孩底病的纏繞過度，神經有些變態，他奇怪地向她一望一望。婦人轉過臉，避開愁悶的樣子。他仍低頭和女孩說話。

## 十五

上午十時左右。

陽光似金花一般撒滿人間。春天之使者似在各處舞躍：雲間，樹上，流動的河水中，還來到人類的各個底心內。在采蓮底家裏，病的孩子稍稍安靜了，呼吸不似以前這麼緊張。婦人坐在牀邊，強笑地靜默想着。半空吊起的心似放下一些了。蕭澗秋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女孩是在房內亂跑。酸性的房內，這時舒暢不少。安慰不少了。

忽然有人走進來。站在他們底門口，而且氣急地。——這是陶嵐。他們隨即轉過頭，女孩立刻叫起來向她跑去，她也就慢慢地問，

『小弟弟怎麼樣？』

「謝謝天，好些了。」婦人答。

陶嵐走進到孩子底身邊，低下頭向孩子底臉上看了看。采蓮的母親又說，

「蕭先生用了新的方法使他睡去的。」

陶嵐就轉頭問他，有些譏笑地，

「你會醫病麼？」

「不會。偶然知道這一種病，和這一種病的醫法，還是偶然的。此地又沒有

好的醫生，看孩子氣急下去麼？」

他難以爲情地說。陶嵐又道，

「我希望你做一尊萬靈菩薩。」

蕭湘秋當時就站起來，兩手擦了一擦，向陶嵐說，

「你來了，我要回去了。」

「爲什麼呢？」一個問。

「她已經知道這個手續，我下午再來一趟就是。」

「不，請你稍等片刻，我們同回去。」

青年婦人說，

「你不來也可以。有事，我會叫采蓮來叫你的。」

陶嵐向四周看一看，似偵探什麼，隨說，

「那末我們走罷。」

女孩依依地跟到門口，他們向她搖搖頭就走遠了。一邊陶嵐問他，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除出學校還有別的地方嗎！」

「慢些，我們向那水邊去走一趟罷，我還有話對你說。」

蕭澗秋當即同意了。

他慢慢地抬頭看她，可是一個已俯下頭，問，



「錢正興對你要求過什麼呢？」

「什麼？沒有。」

「請你不要騙我罷。我知道在你底語言底成分中是沒有一分謊的，何必對我  
要異樣？」

「什麼呢，嵐弟？」

他似小孩一般。一個沒精打采地說，

「你運用你另一副心對付我，我苦惱了。錢正興是我最恨的，已經是我底仇敵。一邊毀壞你底名譽，一邊也毀壞我底名譽。種種謠言的起來，他都同謀的。我說這話並不冤枉他，我有證據。他喫了飯沒事做，就隨便假造別人底秘密，你想可恨不可恨？」

藹這時插着說，

「那隨他去便了，關係我們什麼呢？」

一個冷淡地繼續說，

『關係我們什麼？你恐怕忘記了。昨夜，他却忽然又差人送給我一封信，我着了幾乎死去！天下有這樣一種不知羞恥的男子，我還是昨夜才發現！』她息一息，還是那麼冷淡地，『我們一家都對他否認了，你爲什麼還要對他說，叫他勇敢地向我求婚呢？爲友誼計？爲什麼呢？』

她完全是責備的口氣。蕭却態度嚴肅起來，眼光炯炯地問，

『嵐弟，你說什麼話呢？』

一個不響，從衣袋內取出一封信，遞給他。這時兩人已經走到一處清幽的河邊，新綠的樹葉底陰翳，鋪在淺草地上。春色的荒野底光芒，靜靜地籠罩着他倆底四周。他們坐下。他就從信內抽出一張彩箋，讀下：

親愛的陶嵐妹妹：現在，你總可允諾我底請求了。因爲你所愛的那個男子我和他商量他自己願意將你讓給我。他，當然另有深愛的；可以說，他

從此不再愛你了。妹妹，你是我底妹妹！

妹妹。假如你再還我一個『否』字，我就決計去做和尚——自殺！我失了你了，我底生命就不會再存在了。一月來，我底內心的苦楚，已在前函詳述之矣，想邀妹妹青眼垂鑒。

我在秋後決定赴美遊歷，願偕妹妹同往。那位男子如與那位寡婦結婚。我當以五千元畀之。

下面就是『敬請閨安』及具名。

他看了，表面倒反笑了一笑。向她說，——她是忿忿地看住一邊的草地。

『你也會爲這種請求所迷惑嗎？』

她沒有答。

『你以前豈不是告訴我說，你每收到一種無禮的要求的信的時候，你是冷笑一聲，將信隨隨便便地撕破了拋在字紙簍內？現在，你不能這樣做嗎？』

她含淚的惘然回頭說，

「他侮辱我底人格，但你怎麼要同他討論關於我底事情呢？」

蕭澗秋這時心裏覺得非常難受，一陣陣地悲傷起來，他想，——他亦何嘗不侮辱他底人格呢？他願意去同他說話麼？而陶嵐却一味責備他，正似他也是一個要殺她的劊子手，他不能不悲傷了！——一邊他挨近她底身向她說，

「嵐弟，那時設使你處在我底地位，你也一定將我所說的話對付他的。因為我已經完全明瞭你底人格，感情，志趣。你不相信我嗎？」

「我相信你的，深深地相信你的。不過你不該對他說話。他是因為造我們底謠，我們不理他，才向你來輕攻的，你竟被他計謀所中嗎？」

「不是。我知道假如你還有一分愛他之心，爲他某一種魔力所引誘，你不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那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叫他向你求婚的。何況，」他靜止一息，「嵐弟，不要說他罷！」

說，

一邊他垂下頭去，兩手靠在地上，悲傷地，似乎心都要炸裂了。陶嵐慢慢地

『不過你爲什麼不……』她沒有說完。

『什麼呢，』

蕭強笑地。她也強笑，

『你自己想一想罷。』

靜寂落在兩人之間。許久，蕭震顫地說，

『我們始終做一對兄弟罷，這比什麼都好。你不相信嗎？你不相信人間有真的愛嗎？哈，我還自己不知道要做怎麼的一個人，前途開拓在我身前的又是怎樣的一種顏色。環境可以改變我，極大的漩渦可以捲我進去。所以，我始終——我也始終願意你做我底一個弟弟。使我一生不致十分寂寞，錯誤也可有人來校正。你以爲不是嗎？』

嵐無心地答，「是的，」意思幾乎是——不是。

他繼續淒涼的說，

「戀愛呢，我實在不願意說牠。結婚呢，我根本還沒有想過。嵐弟，我不立刻寫回信給你，理由就在這裏了！」停一息，又說，「而且生命，生命，這是一回什麼事呢？在一羣朋友底歡聚中，我會感到一己的悽愴，這一種情感我是不該有家庭的了。」

陶嵐輕輕地答，

「你只可否認家庭，你不能否認愛情。除了愛情，人生還有什麼呢？」

「愛情，我是不會否認的。就現在，我豈不是愛着一位小妹妹，也愛着一位大弟弟嗎？不過我不願嘗出愛情底顏色的另一種滋味罷了。」

她這時身更接近他的嬌羞地說，

「不過，蕭哥，人終究是人呢！人是有一切人底附屬性的。」

他垂下頭沒有聲音。隨着兩人笑了一笑。

一切溫柔都收入在陽光底散射中，兩人似都管轄着各人自己底沉思。一息，

陶嵐又說，

「我希望在你底記憶中永遠伴着我底影子。」

「我希望你也一樣。」

「我們回去罷？」

蕭隨即附和答，

「好的。」

## 十六

蕭潤秋回到校內，心非常不舒服。當然，他是受了仇人底極大的侮辱以後。

他臉色極青白，中飯喫的很少，引得阿榮問他，「蕭先生，你身體好嗎？」他答「好的。」於是就在房內呆呆地坐着。幾乎半點鐘，他一動不動，似心與身同時爲女子之愛力所僵化了。他不絕地想起陶嵐，他底頭殼內充滿她底愛；她底愛有如無數個小孩子，穿着各種美麗的衣服，在他底頭殼內遊戲，跳舞。他隱隱地想去尋求他底前途上所遺失的寶物。但有什麼呢？他於是看一看身邊似乎這時有陶嵐底倩影站着，可是他底身邊是空虛的。這樣又過十分鐘，却有四五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少年學生走進來。他們開始就問，「蕭先生，聽說你身體不好嗎？」

「好的。」他答。

「那你爲什麼上午告假呢？先生們都說你身體不好才告假的。我們到你底窗外來看看，你又沒有睡在牀上，我們很奇怪。」

一個面貌清秀的學生說。蕭微笑地答，

「我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緣故要騙你們。我是因爲采蓮妹妹底小弟弟底病很



厲害，我去看了一回。」

接着他就和采蓮家裏僱用的宣傳員一樣，說起她們底貧窮，苦楚，以及沒人幫助的情形，統說了一遍。學生們個個低頭歎息，裏面一個說，

「他們爲什麼要諱言蕭先生去救濟呢？」

「我實在不知道。」蕭答。

另一個學生插嘴道，

「他們妒忌罷？現在的時候，善心的人是有人妒忌的。」

一個在蕭旁邊的學生却立刻說，

「不是，不是，錢正興先生豈不是對我們說過嗎？他說蕭先生要娶采蓮妹妹底母親？」

那位學生微笑地。蕭愁眉問，

「他和你們談這種話嗎？」

「是的，他常常同我們說戀愛的事情。他教書教的不好，可是戀愛談的很好，他每點鐘總是上了半課以後，就和我們講戀愛。他也常常講到女陶先生，似乎不講到她，心裏就不舒服的。」

蕭潤秋仍舊悲哀地沒有說。一個年齡小些的學生急急接上說，

「有什麼興味呢，講這種話？書本教不完怎樣辦？他以後若再在講台上講戀愛，我和幾個朋友一定要起來驅逐他！」

蕭微笑地向他看一眼，那位小學生却態度激昂地，紅着臉。

可是另一個學生却又向蕭笑嘻嘻地問，

「蕭先生，你爲什麼不和女陶先生結婚呢？」

蕭淡淡地罵，

「你們不要說這種話罷！這是你們所不懂得的。」

而那個學生還說，

『女陶先生是我們一鎮的王后，蕭先生假如和她結了婚，蕭先生就變做我們一鎮的皇帝了。』

蕭潤秋說，

『我不想做皇帝，我只願做一個永遠的真正的平民。』

而那個學生又說，

『但女陶先生是愛蕭先生的。』

這時陶慕侃却不及提防的推進門來，學生底嘈雜聲音立刻靜止下去。陶慕侃儼然校長模樣地說，

『什麼女陶先生男陶先生。那個叫你們這樣說法的？』

可是學生們却一個個微笑地溜出房外去了。

陶慕侃目送學生們去了以後，他就坐在蕭潤秋底桌子的對面，說，

『蕭，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昨天錢正興向我說，又說你決計要同那位寡婦

結婚？」

蕭澗秋站了起來，似乎要走開的樣子，說，

「老友，不要說這種事情罷。我們何必要將空氣弄得酸苦呢？」

陶慕侃灰心地，

「我却被你和我底妹妹弄昏了。」

「並不是我，老友，假如你願意，我此後決計專心爲學校謀福利。我沒有別  
的想念。」

陶慕侃坐了一回，上課鈴也就打起了。

## 十七

陽光底脚跟帶了時間移動，照舊過了兩天。

蕭潤秋和一隊學生在操場上遊戲。這是課外的隨意的遊戲，一個球從這人底手內傳給那人底。他們底笑聲是同春三月底陽光一樣照耀，鮮明。將到了喫中飯的時候，操場上的人也預備休歇下來了。陶嵐却突然出現在操場出入口的門邊，一位小學生頑皮地叫，

「蕭先生，女陶先生叫你。」

蕭潤秋隨即將他手內底球拋給另一個學生，就汗喘喘地向她跑來。兩人沒有話，幾乎似陶嵐領着他，同到他底房內。他隨即問，

「你已喫過中飯了麼？」

「沒有，我剛從采蓮底家裏來。」

她萎靡地說。一個正洗着臉，又問，

「小弟弟怎樣呢？」

「已經死了。」

「死了？」

他隨將手巾丟在面盆內，驚駭地。

「兩點鐘以前，」陶嵐說，「我到她們家裏，已經是孩子喘着他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孩子底喉嚨已漲塞住，眼睛不會看他母親了。他底母親只有哭，采蓮也在旁邊哭，就在這哭聲中，送去了一個可愛的孩子底靈魂了！我執着他底手，急想設法；可是法子沒有想好，我覺得孩子底手冷去了，變青了！天呀，我是緊緊地執住他底手，好像這樣執住，他才不致去了似的；誰知他靈魂之手，誰有力量不使他蛻化呢？他死了！造化是沒有眼睛的，否則，見到婦人如此悲傷的情形，會不動他底心麼？婦人發狂一般地哭，她抱着孩子底死屍，伏在床上，哭的昏去。以後兩位鄰舍來，扶住她，勸着，她又那裏能停止呢？孩子是永遠睡去了！唉，小生命永遠安息了！他丟開了他母親與姊姊底愛，永遠平安了！他母親底號哭那裏能喚得他回來呢？他又那裏會知道他母親是如此悲傷呢？」

陶嵐淚珠瑩瑩地停了一息。這時學校搖着喫中飯的鈴，她喘一口氣說，

「你喫飯去罷。」

他站着一動不動地說，

「停一停，此刻不想喫。」

兩人聽鈴搖完，學生們底脚步聲音陸續地向膳廳走進，靜寂一忽，蕭說，

「現在她們怎樣呢？」

陶嵐一時不答，用手巾拭了一拭眼，更走近他一步，膽怯一般，慢慢說，

「婦人足足哭了半點鐘，於是我們將昏昏的她放在床上，我又牽着采蓮，一邊托他們一位鄰舍，去買一口小棺；又托一位去叫埋葬的人來，采蓮底母親向我說，她已經哭的沒有力氣了，她說，

「不要葬了他罷，放他在我底身邊罷！他不能活着在他底家裏，我也要他死着在家裏呢！」

我沒有聽她底話，向她勸解了幾句。勸解是沒有力量的，我就任自己底意思做。將孩子再穿上一通新衣服，其實並不怎樣新，不過有幾朵花，沒有破就是，我再尋不出較好的衣服來。孩子是滿想來穿新衣服的。像他這樣沒有一件好看的新衣服，孩子當然要去了，以後我又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孩子整齊地，工人和小棺都來了。婦人在床上叫喊，「在家裏多放幾天罷，在家裏多放幾天罷！」我們也沒有聽她，於是孩子就被兩位工人抬去了。采蓮，這位可愛的小妹妹，含淚問我，「弟弟到那裏去呢？」我答，「到極樂園去了！」她又說，「我也要到極樂園去。」我用嘴向她一努，說，「說不得的。」小妹妹又恍然苦笑地問，

「弟弟不再回來了麼？」

我吻着她底臉上說，

「會回來的，你想着他的時候。夜裏你睡去以後，他也會來和你相見。」

她又問，



「夢裏弟弟會說話麼？」

「會說的，只要你和他說。」

於是她跑到她母親底跟前，向她母親推着叫，

「媽媽，弟弟夢裏會來的。日裏不見他，夜裏會來的。陶姊姊說的，你不要哭呀。」

可是她母親這時非常曠達似的向我說，叫我走，她已經不悲傷了，悲傷也無益。我就到這裏來。」

兩人沉默一息，陶嵐又說，

「事實發生的太悲慘了！這位可憐的婦人，她也有幾餐沒有喫飯，失去了她底肉，消瘦的不成樣子。女孩雖跟在她旁邊，終究不能安慰她。」

蕭潤秋徐徐地說，

「我去走一趟，將女孩帶到校裏來。」

「此刻無用去，女孩一時也不願離開她母親的。」

「家裏只有她們母女兩人麼？」

「鄰舍都走了，我空空地坐也坐不住。」

一息，她又低頭說，

「實在淒涼，悲傷，叫那位婦人怎麼活得下去呢？」

蕭澗秋呆呆地不動說，

「轉嫁，只好勸她轉嫁。」

一時又心緒繁亂地在房內走一圈，沉悶地繼續說，

「轉嫁，我想你總要負這點責任，找一個動聽的理由告訴她。我呢，我不想到她們家裏去了。我再沒有幫助她的法子；我幫助她的法子，都失去了力量。我不想再到她們家裏去了。女孩請你去帶她到校裏來。」

陶嵐輕輕地說，

『我想勸她先到我們家裏住幾天。這個死孩的印象，在她這個環境內更容易引起悲感來的。以後再慢慢代她想法子。孩子剛剛死了就勸她轉嫁，在我說不出口，在她也聽不進去的。』

他向她看一看，似看他自己鏡內的影子，強笑說，

『那很好。』

兩人又無言地，各人深思着。學生們喫好飯，脚步声在他們的門外陸續地走來走去。房內許久沒有聲音。采蓮，這位不幸的女孩，却含着淚背着書包，慢慢地向他們底門推進去，出現在他倆底前面。蕭澗秋駭異地問，

『采蓮，你還來讀書麼？』

『媽媽一定要我來。』

說着，就啞啞的哭起來。

他們兩人又互相看一看，覺得事情非常奇怪。他愁着眉，又問，

「媽媽對你說什麼話呢？」

女孩還是哭着說，

「媽媽叫我來讀書，媽媽叫我跟蕭伯伯好了！」

「你媽媽此刻在做什麼呢？」

「睡着。」

「哭麼？」

「不哭，媽媽說她會看見弟弟的，她會去找弟弟回來。」

蕭澗秋心跳地向陶嵐問，

「她似有自殺的想念？」

陶嵐也淚澄澄的答，

「一定會有的。如我處在她這個境遇裏，我便要自殺了。不過她能丟掉采蓮

麼？」

「采蓮是女孩子，在這男統的宗法社會裏，女孩子不算得什麼。況且她以爲我或能收去這個孤女。」

同時他向采蓮一看，采蓮隨拭淚說，

「蕭伯伯，我不要讀書，我要回家去。媽媽自己會不見掉的。」

蕭澗秋隨又向陶嵐說，

「我們同女孩回去罷。我也只好鼓舞自己底勇氣再到她們底家裏去走一遭。」

看看那位運命被狼咀嚼着的婦人底行動，也問問她底心願。你能去邀她到你家裏住幾天，是最好的了。我們同孩子走罷。」

「我不去，」陶嵐搖搖頭說，「我此刻不去。你去，我過一點鐘再來。」

「爲什麼呢？」

「不必我們兩人同時去。」

蕭明白了。又向她仔細看了一眼，聽她說，

「你不喫點東西麼？我肚子也餓了。」

「我不餓，」他急忙答，「采蓮，我們走。」

一邊就牽着女孩底手，跑出來。陶嵐跟在後面，看他們兩個影子向西村去的路，上消逝了。她轉到她底家裏。

## 十八

婦人在房內整理舊東西。她將孩子所穿過的破小衣服丟在一旁。又將采蓮底衣服摺疊在桌上，一件一件地。她似要將孩子底一切，連踪跡也沒有地擲到河裏去，再將采蓮底運命裹起來。如此，似悲傷可以滅絕了，而幸福就展開五彩之翅在她眼前翺翔。她沒有哭，她底眼內是乾燥的，連一絲隱閃的滋潤的淚光也沒有。她毫無精神地整理着，一時又沉入呆癡，幻化她一步步要逼近來的時日。

—— 男孩是死了！只贖得一個女孩。——

—— 女孩算得什麼呢？於是便空虛了！——

—— 沒有一分產業，沒有一分積蓄，——

—— 還得要人來幫忙，不成了！——

—— 一個男子像他一樣，不成了！——

—— 我毀壞了他底名譽，以前是如此的，——

—— 爲的忠貞於丈夫，也忍住他底苦痛，——

—— 他可以有幸福的，他可以有……——

—— 於是我底路……便完了——

女孩輕輕地先進門，站在她母親底身前，她也不知覺。女孩叫一聲，

「媽媽！」女孩含淚的。

「你沒有去麼？我叫你讀書去！」

婦人愁結着眉，十分無力地發怒。

『蕭伯伯帶我回來的。』

婦人仰頭一望，蕭潤秋站在門邊，婦人隨即低下頭去，沒有說。

他遠遠地站着說了一句，似想了許久纔想出來的，

『過去了的事情都過去了。』

婦人好像沒有聽懂，也不說。

蕭一時非常急迫，他眼釘住看這婦人，他只從她臉上看出憔悴悲傷，他沒有

看出她別底。他繼續說，

『不必想；要想的是以後怎麼樣。』

於是她抬頭緩緩答，

『先生，我正在想以後怎麼樣呢！』

『是，你應該……』



一邊他走近攏去。她說，聲音輕到幾乎聽不見，  
『應該這樣。』

一個又轉了極弱極和婉的口聲，向她發問，

『那末你打算怎樣呢？』

她底聲音還是和以前一樣輕地答，

『於是我底路，……便完了！』

他更走近，兩手放在女孩底兩肩上，說，

『說重一點罷，你怕想錯了，』

這時婦人止不住湧流出淚，半哭地說，提高聲音，

『先生！我總感謝你底恩惠！我活着一分鐘，就記得你一分鐘。但這一世我  
用什麼來報答你呢？我只有等待下世：變做一隻牛馬來報答你罷！』

『你爲什麼要說像這樣陳腐的話呢？』

「從心深處說出來的。以前我滿望孩子長大了來報答你底恩，現在孩子死去了，我底方法也完了！」一邊拭着淚，又忍止住她底哭。

「還有采蓮在。」

「采蓮……」她向女孩看一看，「你能收受她去做你底丫頭麼？」

蕭澗秋稍稍似怒地說，

「你們婦人真想不明白，愚蠢極了！一個未滿三週的小孩，死了，就死了，算得什麼？你想，他底父親二十七八歲了，尙且給一砲打死！似這樣小的小孩心痛他做什麼？」

「先生，叫我怎樣活得下去呢？」

他却向房內走了一圈，忍止不住地說出，

「轉嫁！我勸你轉嫁。」

婦人却突然跳起來，似乎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婦人是可以有這一個念頭的。她

遲疑地似無聲的問，

「轉嫁？」

他吞吐地，一息坐下，一息又站起，

「我以爲這樣辦好。做一個人來喫幾十年的苦有什麼意思？還是擇一位相當你所喜歡的人……」

他終於說不全話，他反感到他自己說錯了話了。對於這樣貞潔的婦人的面，一邊疑惑地轉過頭向壁上自己暗想，

「天呀，她會不會疑心我要娶她呢？」

婦人果然似觸電一般，心急跳着，氣促地，兩眼釘在他底身上看，一時斷續的說，

「你，你，你是我底恩人，你底恩和天一樣大，我，我是報答不盡的。沒有你，我們三人早已死了，這個短命的冤家，也不會到今天才死。」

他却要引開觀念的又說，

「我們做人，可以活，總要忍着苦痛，設法活下去。」

婦人正經地說，

「死了也算完結呢！」

蕭澗秋搖搖頭說，

「你完全亂想，你一點不顧到你底采蓮麼？」

采蓮却只有誰說話，就看着誰。在她母親與先生之間，呆呆的。婦人這時將

她抱去，一面說，

「你對我們太有心了，先生，我們願做你一世的用人。」

「什麼？」

蕭澗驚地。她說，

「我願我底女孩，跟做你一世的用人。」

「這是什麼意思？」

「你能收我們去做僕役麼，恩人？」

她似乎要跪倒的樣子，流着淚。他實在看得非常動情，悲傷。他似乎操着這  
位不幸的婦人底生死之權在他手裏，他極力鎮定他自己，強笑說，

「以後再商量。我當極力幫助你們，是我所能做到的事。」

一邊他心裏嚮馳地想，

「假如我要娶妻，我就娶去這位婦人罷。」

同時他看這位婦人，不知她起一個什麼想念和反動，臉孔變得更青；又見她  
兩眼模糊地，她暈倒在地上了。

采蓮立刻在她母親底身邊叫，「媽媽！媽媽！」她母親沒有答應，她便哭  
了。蕭潤秋却非常急忙地跑到她底前面，用兩手執着她底兩臂，又搖着她底頭，  
口裏問，「怎樣？怎樣？」婦人底喉間有些哼哼的。他又用手摸一摸她底額，額

冰冷，汗珠出來。於是他扶着她底頸，幾乎將她抱起來，扶她到了床上。給她睡着。口子又問，夾伴着愁與急的，

「怎樣？你覺得怎樣？」

「好了，好了，沒有什麼了。」

婦人低微着喘氣，輕弱地答。用手擦着眼，似睡去一回一樣。女孩在床邊含淚的叫，

「媽媽！媽媽！」

婦人又說，無力的，

「采蓮呀，我沒有什麼，你不用慌。」

她將女孩底臉拉去，偎在她自己底臉上，繼續喘氣地說，

「你不用慌，你媽媽是沒有什麼的。」

蕭潤秋站在床邊，簡直進退維谷的樣子，低着頭，似想不出什麼方法。一時

又聽婦人說，聲音是顫抖如絃的，

『采蓮呀，萬一你媽媽又怎樣，你就跟蕭伯伯去好了。蕭伯伯對你的好，和你親生的伯伯一樣的。』

於是青年憂愁地問，

『你爲什麼又要說這話呢？』

『我覺得我自己底身體這幾天壞極！』

『你過於悲傷了，你過於疲倦了！』

『先生，孩子一病，我就沒有嚙下一口飯；孩子一死，我更嚙不下一口水

』

『不對的，不對的，你底思想太卑狹。』

婦人沒有說，沉沉地睡在床上。一時又睜開眼向他看一看。他問，

『現在覺得怎樣？』

「好了。」

「方才你想到什麼嗎？」

她遲疑一息，答，

「沒有想什麼。」

「那末你完全因爲太悲傷而疲倦的緣故。」

婦人又沒有說，還是睜着眼睛看他。他呆站一息，又強笑用手按一下她底額上，這時稍稍有些溫，可是還有冷汗。又接了一按她底脈搏，覺得她底脈搏緩弱到幾乎沒有。他只得說，

「你應當喫點東西下去才好。」

「不想喫。」

「這是不對的，你要餓死你自己嗎？」

她也強笑一笑。青年繼續說，



「你要信任我才好，假如你自己以為我對你都是好意的話。人總有一回死，這樣幼小的孩子，又算得什麼？而且每個母親總要死了她一個兒子，假如是做母親的人，因為死了一個孩子，就自己應該挨餓幾十天，那末天下的母親一個也沒有剩了。人底全部生命就是和運命苦鬥，我們應當戰勝運命，到生命最後的一秒不能動彈為止。你應當聽我底話才好。」

她似懂非懂地苦笑一笑，輕輕說，

「先生請回去罷，你底事是忙的。我想明白了，我照先生底話做。」

蕭潤秋還是執着婦人底枯枝似的手。房內沉寂地，門却忽然又開了，出現一位女子。他隨將她底手放回，轉臉迎她。女孩也從她母親心裏起來。

## 十九

陶嵐先生走近他底身前問，

「你還沒有去嗎？」

他答，

「因她方才一時又暈去，所以我還在。」

她轉頭問她，一邊也按着她底方才被蕭潤秋捻過的手。

「怎樣呢，現在？」

婦人似用力勉強答，

「好了，我請蕭先生回校去。蕭先生怕也還沒有喫過中飯。」

「不要緊，」他說，「我想喝茶。方才她暈去的時候，我找不到一杯熱的

水。」

「讓我來燒罷。」陶嵐說，「還有采蓮也沒有喫中飯麼？已經三點鐘了。」

「可憐這小孩子也跟在旁邊挨餓。」

陶嵐却沒有說，就走到竈間。倒水在一隻壺裏，折斷生刺的柴枝來燒牠。她似乎想水快一些沸，就用很多的柴塞在竈內，可是柴枝還青，不容易着火，弄得滿屋子是烟，她底眼也滾出淚來。婦人在床上向采蓮說，

「你去燒一燒罷，怎麼要陶先生燒呢？」

女孩跑到爐子的旁邊，水也就沸了。又尋出幾乎是茶梗的茶葉來，泡了兩杯茶。端到她們底面前。

這樣，房內似換了一種情景，好像他們各人底未來的人生問題，必須在這一個小時內決定似的。女孩偎依在陶嵐底身邊，眼睜視着她母親底臉上，好像她已不是她底母親了，她底母親已同她底弟弟同時死去了！而不幸的青年寡婦，似上帝命她來嘗盡人間底苦汁的人，這時倒苦笑的，自然地，用她沉靜的目光向坐在她床邊的陶嵐看了一回，又看一回；再向站在窗邊垂頭看地板的蕭潤秋望了幾望。她似乎要將他倆底整個身體與生命，剖解開來又聯接攏去。似乎她看他倆底衣緣

上，鈕扣邊，統統閃爍着光輝，出沒着幸福。女孩在他們中間，也會有地位，有願望地成長起來，於是她強笑了。嚴肅的悲慘的空氣，過了約一刻鐘。陶嵐說，

『我想請你到我底家裏去住幾天。你現在處處看見都是傷心的，損壞了你底身體，又有什麼用呢？況且小妹妹跟在你底身邊也太苦，跟你流淚，跟你挨餓，弄壞小妹妹底身子也不忍。還是到我家裏去住幾天，關鎖起這裏的門來。』

她婉轉低聲地說到這裏，婦人接着說，

『謝謝你，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們底善意。現在我已經不想到過去了，我只想怎樣才可算是真正的報答你們底恩。』

稍停一息，對采蓮說，

『采蓮，你跟蕭伯伯去罷！跟陶先生去罷！家裏這幾天沒有人燒飯給你喫。我自己是一些東西也不想喫了。』

采蓮仰頭向陶嵐瞧一瞧，同時陶嵐也向她一微笑，更摟緊她，沒有其他的表

示。一息，陶嵐又嚴肅地問，

「你要餓死你自己麼？」

「我一時是死不了的。」

「那末到我家裏去住幾天罷。」

婦人想了一想說，

「走也走不動，兩腿酸一般酸。」

「叫人來抬你去。」

陶嵐又和王后一般的口氣。婦人答，

「不要，謝謝你，兒子剛死了，就逃到人家底家裏去，也說不過去。過幾天

再商量罷。我身子也疲倦。讓我睡幾天。」

他們沒有說。一息，她繼續說，

「請你們回去罷！」

蕭澗秋向窗外望了一望天色，向采蓮說，

「小妹妹，你跟我去罷。」

女孩走到他底身邊。他向她們說，

「我兩人先走了。」

「等一等，」陶嵐接着說。

於是女孩問，

「媽媽也去嗎？」

婦人却心裏哽咽的，說不出『我不去』三個字，只搖一搖頭。嵐催促地說，

「你同去罷。」

「不，你們去，讓我獨自睡一天。」

「媽媽不去嗎？」

「你跟陶先生去，明天再來看你底媽媽，」

他們沒有辦法，低着頭走出房外。他們一時沒有說話。離了西村，陶嵐說，

「留着那位婦人，我不放心。」

「有什麼方法？」

「你以爲任她獨自不要緊嗎？」

「我想不出救她的法子。」

他底語氣淒涼而整密的。一個急促地，

「明天一早我再丟叫她。」

這樣，女孩跟陶嵐到陶底家裏。陶嵐先拿了餅乾給她喫。蕭澗秋獨自回到校內。

他愈想那位婦人，覺得危險愈逼近她。他自己非常地不安，好像一切禍患都從他身上出發一樣。

他並不喫東西，肚子也不餓。關着房門足足在房內坐了一點鐘。黃昏到了，

阿榮來給他點上油燈。他就在燈下很快地寫這幾行信：

親愛的嵐！我不知怎樣，好像生平所有底煩惱都集中在此時之一刻！我簡直似一個殺人犯一樣——我殺了人，不久還將被人去殺！

那位可憐的婦人，在三天之內，我當用正當的根本的方法救濟她。我爲了這事，我縈迴，思想，考慮：嵐，假如最後我仍沒有第二條好法子的時候——我決計娶了那位寡婦來！你大概也聽得歡喜的，因爲對於她你和我都同樣的思想。

過了明天，我想親身去對她說明。嵐弟，事實恐非這樣不可了！但事實對於我們也處置的適宜的，你不要誤會了。

寫不出別的話，願幸福與光榮降落於我們三人之間。

祝君善自珍愛！

蕭澗秋上

他急忙將信封好。就差阿榮送去。自己仍兀自坐在房內，苦笑起來。



不上半點鐘，一位小學生就送她底回信來了。那位小學生跑得氣喘的向蕭潤

秋說，

「蕭先生，蕭先生，陶先生請你最好到她底家裏去一趟。采蓮妹妹也不時要哭，哭着叫回到家裏去。」

「好的。」蕭向他點一點頭。

學生去了。回信是這麼寫的：

「蕭先生！你底決定簡直是一個霹靂，打的使我發抖。你非如此做不可

嗎？你就如此做罷！

可憐的嵐。

蕭潤秋將信讀了好幾遍，簡直已經讀出陶嵐寫信時的一種幽怨狀態，但他還是兩眼不轉移地注視着她底秀勁潦草的筆跡上，要推敲到她心之極遠處一樣。

將近七時，他披上一件大衣，用沒精打采的脚步走向陶嵐底家裏。

采蓮喫好夜飯就睡着了，小女孩似倦怠的不堪。他們兩人一見簡直沒有話，

各人都用苦笑來表示心裏底煩悶。幾乎過去半時，陶嵐問，

「我知道你，你非這樣做不可嗎？」

「我想不出比這更好的方法來。」

「你愛她嗎？」

蕭澗秋慢慢地，

「愛她的。」

陶嵐冷酷地譏笑地做臉說，

「你一定要回答我。——假如我要自殺，你又怎樣？」

「你爲什麼要說這話？」

他走上前一步。

「請你回答我。」

她還是那麼冷淡地。他情急地說，

「莫非上帝叫我們幾人都非死不可嗎？」

沈寂一息，陶嵐冷笑一聲說，

「我知道你不相信自殺。就是我也偏要一個人活下去，活下去；孤獨地活到八十歲，還要活下去！等待自然的死神降臨，牠給我安葬，牠給我痛哭——一個孤獨活了幾十年的老婆婆，到此才會完結了！」——一邊她眼內含上淚，「在我底四周知道我心的人，只有一個你；現在你又不是我底哥哥了，我從此更成孤獨。孤獨也好，我也適宜於孤獨的，以後天涯海角我當任意去遊行。一個女子不好遊行的麼？那我剃了頭髮，扮做尼姑。我是不相信菩薩的，可是必要的時候，我會扮做尼姑。」

蕭澗秋簡直恍恍惚惚地，垂頭說，

「你爲什麼要說這話呢？」

「我想說，就說了。」

「爲什麼要有這種思想呢？」

「我覺到自己孤單。」

「不是的，在你的前路，炫耀着五彩的理想。至於我，我底肩膀上是沒有美麗的羽翼的。嵐，你不要想錯了。」

一個爽氣地向他看一看，說，

「蕭哥，你是對的，你回去罷。」

同時她又執住他底手，好似又不肯放他走。一息，放下了，又背轉過臉說，

「你回去，你愛她罷。」

他簡直沒有話，昏昏地向房外退出去。他站在她底大門外，大地漆黑地。他一時不知道要投向那裏去，似無路可走的樣子。仰頭看一看天上的大熊星，好像大熊星在發怒道，

「人類是節外生枝，枝外又生節的——永遠弄不清楚。」

他回到校裏，看見一隊教師聚集在會客室內談話。他們很起勁地說，又跟着高聲的笑，好像他們都是些無牽羈的自由人。他爲的要解除他自己底憂念，就向他們走近去。可是他們仍舊談笑自若，而他總說不出一句話，好像他們是一桶水，他自己是一滴油，終究溶化不攏去。沒有一息，陶慕侃跟着進來。他似來找蕭澗秋的，可是他却非常不滿意地向大衆說起話來：

「事情是非常希奇的，可是我終在悶葫蘆裏，莫明其妙。蕭先生是講獨身主義的，聽說現在要結婚了。我底妹妹是講戀愛的，今夜却突然要獨身主義了！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立時靜止下來，頭一齊轉向蕭，他微笑地答，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方謀立刻就向慕侃問，

「那末蕭先生要同誰結婚呢！」

慕侃答，

「你問蕭自己罷。」

於是方謀立刻又問蕭，蕭說，

「請你去問將來罷。」

教師們一笑，嘩然說，

「回答的話真巧妙，使人墜在五里霧中。」

慕侃接着說，慨嘆地，

「所以，我做大阿哥的人，也給他們弄得莫明其妙了。我此刻回到家裏，妹妹正在哭。我問母親什麼事，母親說，——你妹妹從此要不嫁人了。我又問，母

親說，因為蕭先生要結婚。這豈不是奇怪麼？蕭先生要結婚而妹妹偏不嫁，這究竟爲什麼呢？」

蕭澗秋就接着說，

「無用奇怪，未來自然會告訴你的。至於現在，我自己也不甚清楚。」

說着，他站了起來似乎要走。各人一時默然。慕侃慢慢地又道，

「老友，我看你近來的態度太急促，像這樣的辦事要失敗的。這是我妹妹的脾氣，你爲什麼學她呢？」

蕭澗秋在室內走來走去，一邊強笑答，

「不過我是知道要失敗才去做的。不是希望失敗，是大概要失敗。你相信麼？」

「全不懂，全不懂。」

慕侃搖了搖頭。

正是這個時候，各人底疑團都聚集在各人底心內，推究着芙蓉鎮裏底奇聞。有一位陌生的老婦却從外邊叫進來，阿榮領着她來找蕭先生。蕭潤秋立刻跑向前去，知道她就是前次在船上敘述采蓮底父親底故事那人。一邊奇怪地向她問道，

「什麼事？」

那位老婦只是戰抖，簡直嚇的說不出話。一時，她似向室內底人們看遍了。她叫道，

「先生，采蓮在那裏呢？她底媽媽吊死了！」

「什麼？」

蕭大驚地。老婦氣喘的說，

「我，我方纔想到她兩天來沒有喫東西，於是燒了一碗粥送過去。我因為收拾好家裏的事才送去，所以遲一點。誰知推不進她底門，我叫采蓮，裏面也沒有人答應。我慌了，俯在板縫上向裏一瞧，唉！天呀，她竟高高地吊着！我當時跌



落粥碗，粥撒滿一地，我立刻跑到門外喊救命，來了四五個男人，敲破進門，將她放下來，唉！氣已斷了！心頭冰冷，臉孔發青，舌吐出來，模樣極可怕，不能救了！現在，先生，請你去商量一下，她沒有一個親戚，怎樣預備她底後事。」

老婦人又向四周一看，問，

「采蓮在那裏呢？也叫她去哭她母親幾聲。」

老婦人慌慌張張地，似又悲又怕。教師們也個個聽得發呆。蕭潤秋說，

「不要叫女孩，我去罷。」

他好似還可救活她一般地急走。陶慕侃與方謀等三四位教師們也跟去，似要去看看死人底可怕的臉。

他們一路沒有說話，祇是踢踢踏踏的脚步聲，向西村急快地移動。田野是靜寂地，黑暗地，貓頭鷹底尖利鳴聲從遠處傳來。在這時的各教師們底心內誰都感覺出寡婦的悽慘與可憐來。

四五位男人繞住寡婦底屍。他們走上前去。屍睡在床上，蕭潤秋幾乎口子喊出『不幸的婦人呀！』一句話來。而他靜靜地站住，流出一兩滴淚。他看婦人底臉，緊結着眉，愁思萬種地。他就用一張棉被將她從髮到脚跟蓋上了。鄰舍的男人們都退到門邊去。就商量起明天出葬的事情來。一邊，僱了兩位膽大些的女工，當晚守望她底屍首。

於是人們從種種的議論中退到靜寂底後面。

第二天一早，陶嵐跑進校裏來，蕭潤秋還睡在床上，她進去。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陶嵐問，含起淚珠。

『事情竟和悲劇一般地演出來……女孩呢？』

『她還不知道，叫着要到她媽媽那裏去，我想帶她去見一見她母親底最後的面。』

「隨你辦罷，我起來。」

陶嵐立刻回去。

蕭潤秋告了一天假，進行着婦人的喪事。他幾乎似一位丈夫模樣，除了他並不是怎樣哭。

墳做在山邊，石灰塗好之後，他就回到校裏來。這已下午五時，陶慕侃，陶嵐，她摟着采蓮皆在。他們一時沒有說，女孩哭着問，

「蕭伯伯，媽媽會醒回來嗎？」

「好孩子，不會醒回來了！」

女孩又哭，

「我要媽媽那裏去！我要媽媽那裏去！」

陶嵐向她說，一邊拍她底髮，親昵的，流淚的，

「會醒回來的，會醒回來的。過幾天就會醒回來。」

女孩又哽咽地靜下去。蕭澗秋低低地說，

「我帶她到她媽媽墓邊去坐一回罷。也使她記得一些她媽媽之死的印象，說明一些死的意義。」

「時候晚了，她也不會懂得什麼的。就是我哥哥也不懂得這位婦人底自殺的意義。不要帶小妹妹去。」

陶嵐說了，她哥哥笑一笑沒有說，忠厚的。

學校底廚房又搖鈴催學生去喫晚飯。陶嵐也就站起身來想帶采蓮回到家裏去。她底哥哥說，

「密司脫蕭，你這幾天也過得太苦悶了！你好似並不是到芙蓉鎮來教書，是到芙蓉鎮來討苦喫的。今晚到敝舍去喝一杯酒罷，消解消解你底苦悶。以後的日子，總是你快樂的日子。」

蕭澗秋沒有答可否。接着陶嵐說，

『那末去罷，到我家裏去罷。我也想回家去喝一點酒，我底胸腔也塞滿了塊壘。』

『我不想去。我簡直將學生底練習簿子堆積滿書架。我想今夜把牠們改正好。』

陶慕侃說，他站起來，去牽了他朋友底袖子。

『不要太心急，學生們都相信你，不會鬧走你的。』

他底妹妹又說，

『蕭先生，我想和你比一比酒量。看今夜誰喝的多，誰底胸中苦悶大。』

『我却不願獲得所謂苦悶呢！』

一下子，他們就從房內走出來。

隨着傍晚底朦朧的顏色，他們到了陶底家。晚餐不久就佈置起來。在蕭潤秋底心裏，這一次是缺少從前所有的自然和樂意，似乎這一次晚餐是可紀念的。

事實，他也喝下許多酒，當慕侃斟給他，他在微笑中並不推辭。陶嵐微笑地看着他喝下去。他們也說話，說得都是些無關係的學校裏底事。這樣半點鐘，從門外走進三四位教師來，方謀也在內。他們也不快樂地說話，一位說，

「我們沒有喫飽飯，想加入你們喝一杯酒。」

「好的，好的。」

校長急忙答。於是陶嵐因喫完便讓開坐位。他們就來擠滿一桌。方謀喝過一口酒以後，就好像喝醉似的說起來：

「芙蓉鎮又有半個月可以熱鬧了。采蓮底母親的猝然自殺，竟使個個人聽得駭然！唉！真可算是一件新聞，拿到報紙上面去揭載的。母親殉兒子，母親殉兒子！」

陶慕侃說，

「真是一位好婦人，實在使她活不下去了！太悲慘，可憐！」

另一位教師說，

「她底自殺已傳遍芙蓉鎮了。我們從街上來，沒有一家不是在談論這個問題。他們歎息，有的流淚，誰都說她應當照烈婦論。也有人打聽着采蓮的下落。蕭先生，你在我們一鎮內，名望大極了，無論老人，婦女，都想見一見你，以後我們學校的參觀者，一定絡繹不絕了！」

方謀說，

「蕭先生實在可以佩服，不過枉費心思。」

蕭澗秋突然向他問，

「爲什麼呢？」

「你如此煞費苦心地去救濟她們，她們本來在下雪的那幾天就要凍死的，幸你毅然去救濟她們。現在結果，孩子死了，婦人死了，豈不是……」

方謀沒有說完，蕭澗秋就似怒地問，

「莫非我的救濟她們，爲的是將來想得到報酬麼？」

一個急忙改口說，

「不是爲的報酬，因爲這樣不及意料地死去，是你當初所想不到。」

蕭冷冷地帶酒意的說，

「死了就算了！我當初也並沒有想過孩子一定會長大，婦人一定守着孩子到老的。於是兒子是中國一位出色的有名的人物，母親因此也榮耀起來，對她兒子說「兒呀，你還沒有報過恩呢！」於是兒子就將我請去，給我供養起來。哈哈，我並沒有這樣想過。」

陶嵐在旁笑了一笑。方謀紅起臉，吃吃的說，

「你不要誤會，我是完全對你敬佩的話。以前鎮內許多人也誤會你，因你常到婦人底家裏去。現在，我知道他們都釋然了！」

「又爲什麼呢？」蕭問。



方謀停止一息，終於止不住，說出來，

「他們想，假如寡婦與你戀愛，那孩子死了，正是一個機緣，她又爲什麼要自殺？可見你與死了的婦人是完全坦白的。」

蕭潤秋底心胸，突然非常湧塞的樣子。他舉起一杯酒喝空了以後，徐徐說，  
「羣衆底心，羣衆底口，……」

他沒有說下去，眼轉瞧着陶嵐，陶嵐默然低下頭去。采蓮喫過飯依在她底懷前。一時，女孩淒涼地說，

「我底媽媽呢？」

陶嵐輕輕對她說，

「聽，聽，聽先生們說笑話。假如你要睡，告訴我，我領你睡去。」

女孩又說，

「我要回到家裏去睡。」

「家裏只有你一個人了！」

「一個人也要去。」

陶嵐含淚的，用頭低湊到女孩底耳邊，「小妹妹，這裏的床多好呀，是花的；這裏的被兒多好呀，是紅的；陶姊姊愛你，你在這裏。」

女孩又默默的。

他們喫起飯來，方謀等告退回去，說學校要上夜課了。

## 二十一

當晚八點鐘，蕭潤秋微醉地坐在她們底書室內，心思非常地撩亂。女孩已經睡了，他還想着女孩，——不知這個無父無母的窮孩子，如何給她一個安排。又想起他底自己，——他也是從無父無母底艱難中長大起來，和女孩似乎同一種顏色。

的運命。他永遠想帶她在身邊，算作自己底女兒般，愛她。但芙蓉鎮裏底含毒的聲音，他沒有力量聽下去；教書，也難於遂心使他幹下去了。他覺得他自己底前途是茫然！而且各種變故都從這茫然之中跌下來，使他不及迴避，忍壓不住。可是他却想從「這」茫然跳出去，踏到「那」還不可知的茫然裏。處處是夜的顏色；因為夜的顏色就幻出各種可怕的魔臉來。他終想鎮定他自己，從黑林底這邊跑到那邊，涉過沒漆的在他腳上急流過去的河水。他願意這樣去，這樣地再去探求那另一種的顏色。這時他兩手支着兩頰，兩頰燃燒的，心臟搏跳着。陶嵐走進來，無心地站在他底身邊。一個也煩惱地，靜默一息之後，強笑地問他。

「你又想着什麼呢？」

「明天告訴你。」

她仰起頭似望窗外底漆黑的天空，一邊說，

「我不一定要知道。」

一個也仰頭看着她底下巴，強笑說，

「那末我們待事實罷。」

「你又要怎樣？」

陶嵐當時又很快地說，而且垂下頭，四條目光對視着。蕭說，

「還不會一定要怎樣。」

「哈，」她又慢慢的轉過頭笑起來，「你怎麼也變做一位展轉多思的。不要去想她罷，過去已經給我們告了一個段落了！雖則事實發生的太悲慘，可是悲劇非要如此結局不可的。不關我們底事。以後是我們底日子，我們去找尋一些光明。」她又轉換了一種語氣說，「不要講這些無聊的話，我想請你奏鋼琴，我好久沒有見你奏了。此刻請你奏一回，怎樣？」

他笑迷迷地答她，

「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奏；恐怕奏的不能和以前一樣了。」

「我聽好了。」

於是蕭澗秋就走到鋼琴的旁邊。他開始想彈一闕古典的曲，來表示一下這場悲慘的故事。但故事與曲還是聯結不起來，況且他也不能記住一首全部的敘事的歌。他在琴邊呆呆地，一個問他，

「爲什麼還不奏？又想什麼？」

他並不轉過頭說，

「請你點一歌給我奏罷。」

她想了一想，說，

「我心在高原好麼？」

蕭沒有答，就翻開譜奏他深情的歌：歌是 Grieg 作的。

我心在高原，

離此若干里；  
我心在高原，  
追趕鹿與麋。  
追趕鹿與麋，  
中心長不移。  
別了高原月，  
別了朔北風，  
故鄉何美勇，  
祖國何強雄；  
到處我漂流，  
漫遊任我意，

高原之羣峯，  
永遠心相愛。

別了高峻山，  
山上雪皓皓，  
別了深湛澗，  
澗下多芳草，  
再別你森林，  
森林低頭愁；  
還別湍流溪，  
溪聲自今古。

我心在高原，

離此若干里。

.....

他彈了三節就突然停止下來，陶嵐奇怪地問，

「爲什麼不將四節彈完呢？」

「這首詩不好，不想彈了。」

「那末再彈什麼呢？」

「簡直沒有東西。」

「你自己有製作麼？」

「沒有。」

「Home, Sweet Home, 我唱。」



「也不好。」

「那末什麼呢？」

「想一想什麼傷葬曲。」

「我不喜歡。」

蕭澗秋從琴邊離開。陶嵐問，

「不彈了麼？」

「還彈什麼呢？」

「好哥哥！」她小姑娘般撒嬌起來，她看得他太憂鬱了，「請你再彈一個，

快樂一些的，活潑一些的。」

一個却純正地說，

「藝術不能拿來敷衍用的。我們還是真正的談幾句話罷。」

「你又想說什麼呢？」

「告訴你。」

「不必等到明天了麼？」

陶嵐笑諷地。蕭澗秋微怒的侷促地說，

「不說了似覺不舒服的。」

陶嵐快樂地將兩手執住他兩手，叫起來，

「那末請你快說罷。」

一個却將兩手抽去伴在背後，低低的說，

「我這裏任不下去了！」

「什麼呀？」

陶嵐大驚地，在燈光之前，換白了她底臉色。蕭說，沒精打采的，

「我想向你哥哥辭職，你哥哥也總只得允許。因為這不是我自己心願的事，

我底本心，是想在這裏多住幾年的。可是現在不能，使我不能。人人底目光看住

我，變故壓得我喘不出氣。這二天來，我有似在黑夜的山岡上尋路一樣，一剎鐘，都難於捱過去！現在，爲了你和我自己的緣故，我想離開這裏。」

房內沉寂一忽，他接着說，

「我想明後天就要收拾走了。總之，住不下去。」

陶嵐却含淚的說，

「沒有理由，沒有理由。」

蕭強笑地說，「你底沒有理由是沒有理由的。」

「我想，不會有人說那位寡婦是你謀害了的。」

房內底空氣，突然緊張起來，陶嵐似盛怒地，淚不住的流，又給帕拭了。他却站着沒有動。她激昂地說，

「你完全想錯了，你要將你自己底身來贖個個人底罪麼？你以爲人生是不必挽救快樂的麼？」

「平靜一些罷，嵐弟！」

這時她却將桌上一條玻璃，壓書用的，拿來骨的一聲折斷。同時氣急的說，

「錯誤的，你非取消成見不可！」

一個却笑了一笑，陶嵐仰頭問，

「你要做一位頑固的人麼？」

「我覺得沒有在這裏住下去的可能了。」

蕭潤秋非常氣弱的。陶嵐幾乎發狂地說，

「有的，有的，理由就在我。」

同時她頭向桌上臥倒下去。他說，

「假如你一定要我在這裏的時候……我是先向你辭職的。」

「能夠取消你底意見麼？」

「那末明天再商量，怎樣？事情要細細分析開來看的，你實在過用你底神經

實，使我沒有申辯的餘地。」

「你是神經過敏，你底思想是錯誤的！」

他聚起眉頭，走了兩步，非常不安地說，

「那末等明天再來告訴我們到底要怎樣做。此刻我要回校去了。」

陶嵐和平起來說，

「再談一談。我還想給你一個參考。」

蕭澗秋走近她，幾乎臉對臉。

「你瞧我底臉，你摸我底額，我心非常難受。」

陶嵐用兩手放在他底兩頰上，深沉地問，

「又怎樣？」

「太疲乏的緣故罷。」

「睡在這裏好麼？」

「讓我回去。」

「頭暈麼？」

「不，請你明天上午早些到校裏來。」

「好的。」

陶嵐點點頭：左右不住的顧盼，深思的。

這時慕侃正從外邊走進來，提着燈光，向蕭說，

「你底臉還有紅紅的酒興呢。」

「哥哥，蕭先生說心裏有些不舒服。」

「這幾天太奔波了，你真是一個忠心的人。還是睡在這裏罷。」

「不，趕快走，可以到校裏。」

說着，就強笑地急走出門外。

門外迎着深夜底寒風，他感覺得一流冷顫流着他底頭部與身上。他摸他底額，額火熱的；再接他底脈搏，脈搏也跳的很快。他咬緊他底牙齒，心想，「莫非我病了？」他一步步走去，他是無力的，支持着戰抖，有似膽怯的人們第一次上戰場去一樣。

他還是走的快的，知道迎面的夜底空氣，簌簌地從耳邊過去。有時他也站住，走到橋邊，他想要聽一聽河水底緩流的聲音，他要在河邊，舒散地涼爽地坐一息。但他又似非常沒有心思，他要快些回到校裏。他臉上是微笑的，心也微笑的，他並不憂愁什麼，也沒有計算什麼。似乎對於他這個環境，感到無明的可以微笑。他也微微想到這二月來他有些變化，不自主地變化着。他簡直似一隻小輪

子，裝在她們的大輪子裏面任她們轉動。

到了學校。他將學生底練習簿子看了一下。但他身體寒抖的更厲害，頭昏昏地，背上還有冷汗出來。他就將門關好，沒有上鎖。一邊脫了衣服，睡下。這時心想，

『這是春寒，這是春寒，不會有病的罷？』

到半夜一點鐘的樣子，身體大熱。他醒來，知道已將病證實了。不過他也並不想什麼，只想喝一杯茶。於是他起來，從熱水壺裏倒出一杯開水喝下。他重又睡，可是二時睡不着。他對於熱病並不一樣討厭，討厭的是從病裏帶來的幾個小問題：『什麼時候脫離病呢？竟使我纏繞着在這鎮裏麼？』『假如我病裏就走，也還帶去采蓮麼？』他又自己不願意這樣多想，極力使他底思潮平靜下去。

第二天早晨，阿榮先來給他倒開水。幾分鐘後，陶嵐也來，她走進門，就問，『你身體怎樣呢？』



他醒睡在床上答，

『夜半似乎發過熱，此刻却完全好了。』

同時他問她這時是幾點鐘。一個答，

『正是八點。』

『那末我起來罷，第一時就有功課。』

她兩眼望向窗外，窗外有兩三個學生在讀書，坐在樹下。蕭坐起，但立刻頭暈了，耳鳴，眼眩。他重又跌倒，一邊說，

『嵐，我此刻似乎不能起來。』

『覺得怎樣呢？』

『微微頭昏。』

『今天又告假一天罷。』

『請再停一息。我還想不荒廢學生底功課。』

「不要緊。連今天也不過請了兩天假就是。因為身體有病。」

他沒有話。她又攔，

「你不想喫點東西麼？」

「不想喫。」

這時有一位教師進來，問了幾句關於病的話，囑他修養一兩天，就走去出去了。方謀又進來，又說了幾句無聊的話，囑他休息休息，又走出去，他們全似偵探一般，用心是不能測度的。陶嵐坐在他底床邊，似對付小孩一般的態度，半親暱半疏遠的說道：

「你太真情對付一切，所以你自己覺得很苦罷？不過真情之外，最少要隨便一點。現在你病了，我本不該問，但我總要爲自己安心，求你告訴我究竟有沒有打消你辭職的意見？我是急性的，你知道。」

「一切沒有問題，請你放心。」

同時他將手伸出放在她底手上。她說，似不以爲然，

『你底手掌還很熱的！』

『不，此刻已不；昨夜比較熱一點。』

『該請一個醫生來。』

他却笑起來，說，

『我自己清楚的，明天完全可以走起。病並不是傳染，稍稍疲倦的關係。讓我今天關起門來睡一天就夠了。』

『下午我帶點藥來。』

『也好的。』

陶嵐又拿開水給他喝，又問他需要什麼，又講一些關於采蓮的話給他聽。時光一刻一刻地過去，她底時光似乎全爲他化去了。

約十點鐘，他又發冷，他底全身收縮的。一羣學生走進房內來，他們問陶

嵐

『女陶先生，蕭先生怎樣呢？』

『有些冷。』

學生又個個擠到他的床前。問他冷到怎樣程度。學生嘈雜地要他起來，他們的見解，要他到操場上去運動，那末就可以不冷，就可以熱了。蕭潤秋說，

『我沒有力氣。』

學生們說，

『看他冷下去麼？我們扶着你去運動罷。』

孩子們的見解是天真的，發笑的，他們胡亂地纏滿一房，使得陶嵐沒有辦法驅散。但覺得熱鬧是有趣的。這樣一點鐘，待校長先生走進房內，他們才一闕出去。可是有一兩個用功的學生，還執着書來問他疑難的地方，他給他們解釋了，無力的解釋了。陶慕侃說，

「你有病都不安，你看。」

蕭笑一笑答，

「我一定還從這不安中死去。」

陶嵐有意支開的說，

「哥哥，蕭先生一星期內不能教書，你最好去設法請一個朋友來代課。也使

得蕭先生休息一下。」

蕭聽着不做聲，慕侃說，

「是的，不過你底法子靈一些，你能代我去請密司脫王麼？」

「你是校長，我算什麼呢？」

「校長底妹妹，不是沒有理由的。」

「不高興。」

「爲的還是蕭先生。」

「那末讓蕭先生說罷，誰底責任。」

蕭笑着向慕侃說，

「你能去請一位朋友來代我一星期教課，最好。我底病是一下就會好的，不過即使明天好，我還想到女佛山去旅行一趟。女佛山是名勝的地方，我想趁到這裏來的機會去遊歷一次。」

慕侃說，

「要到女佛山去是便的，那還得我們陪你去。我要你在這裏訂三年的關約，那我們每次暑假都可以去，何必要趁病裏？」

「我想去，人事不可測的。小小的易於滿足的欲望，何必要推諉得遠？」

「那末哥哥，」嵐說，「我們舉行一次踏青的旅行也好。女佛山我雖到過一次，終究還想去一次。趕快籌備，在最近。」

「我想一個人去。」蕭說。

兄妹同時奇怪地問，

『一個人去旅行有什麼興趣呢？』

他慢慢的用心的說，

『我却喜歡一個人，因為兒童時代的喜歡一隊旅行的脾氣已經過去了。我現在只覺得一個人遊山玩水是非常自由：你喜歡這塊巖石，你就可在這塊巖石上坐幾個鐘點；你如喜歡這樹下，或這水邊，你就睡在這樹下，水邊過夜也可以。總之，喜歡怎樣就怎樣。假使同着一個人，那他非說你古怪不可。所以我要獨自去，爲的我要求自由。』

兩人思考地沒有說。他再說道，

『請你趕快去請一位代理教師來。』

慕侃答應着走出去。一時房內又深沉地。

窗外有孩子遊戲底笑喊聲，有孩子底唱歌聲，快樂的和諧的一絲絲的音波送

到他們兩人底耳內，但這時兩人感覺到寥寂了。甯睡不去，就向她說，

『你回家去罷。』

『放中學的時候去。』一息又問，『你一定要獨自去旅行麼？』

『是的。』

她吞吐地說不出似的，

『無論如何，我想同你一道去。』

他却傷感似地說，

『等着罷！等着罷！我們終究會有長長的未來的！』

說時，頭轉過床邊。她悲哀地說，

『我知道你不會……』又急轉語氣，『讓你睡，我去。我去了你會睡着的，

睡罷。』

她就走出去，坐在會客室內看報紙。等待下課鐘底發落，帶采蓮一同回家。



她底心意竟如被寒冰冰過，非常冷淡的。

下午，她教了第二課之後，又到他底房內，問他怎樣。他答，

「好了，謝謝你。」

「喫過東西麼？」

「還不想喫。」

「什麼也不想喫一點麼？」

同時她又急忙地走出門外，叫阿榮去買了兩個蘋果與半磅糖來，放在他底床邊。她又拿了一把裁紙刀，將蘋果的皮薄薄削了，再將蘋果一方方切開。她做這種事是非常溫愛的。他喫着糖，又喫蘋果。四肢伸展在床上是柔軟的。身子似被陽光晒得要融化的樣子，一種溫感與悽涼緊緊纏着他心上，他回想起十四五歲的那年，身患重熱病，他底堂姊侍護他的情形來。他想了一息，就笑向她說，

「嵐弟，你現在已是我十年前的堂姊了！你以後就做我底堂姊罷，不要再做

我底弟弟了，這樣可以多聚幾時。」

「什麼。你說什麼？」她奇怪地。蕭沒有答，她又問，

「你想起了你底過去麼？」

「想起養護我底堂姊。」

「爲什麼要想到過去呢？你是不想到過去的呀？」

「每當未來底進行不順利的時候就容易想起過去。」

「未來底進行不順利？你底話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的。」

「你已經沒有女佛山旅行的心想了麼？」

「有的。」

同時他伸出手，執住她底臂，提高聲音說，

「假如我底堂姊還在……不過現在你已是我底堂姊了！」

「無論你當我什麼，都任你喜歡，只要我接近着你，」

他將她底手放在口邊吻一吻，似爲了苦痛才這樣做的。一邊又說，

「我爲什麼會遇見你？我從沒有像在你身前這樣失了主旨的。」

「我，我也一樣。」

她垂頭嬌羞的說。他正經應着，

「可是，你知道的，我的志趣，我的目的，我不願——」

「什麼呢？」

她呼吸緊張地。他答，

「結婚。」

「不要說，不要說，」她急忙用手止住他，紅着兩頰，「我也不願聽到這兩個字，人底一生是可以隨隨便便的。」

這樣，兩人許久沒有添上說話。

二十三

當晚，天氣下雨，陶嵐從雨中回家去了。兩三位教師坐在蕭澗秋底房內。他們將種種主義高談闊論，簡直似辯論會一樣。他並不說，到了十點鐘。

第二天，陶嵐又帶采蓮於八時來校。她已變做一位老看護婦模樣。他坐在床上問她，

「你爲什麼來的這樣早呢？」

她坦白的天真的答，

「吓，我不知怎樣，一見你就快樂，不見你就難受。」

他深思了一忽，微笑說，

「你向你母親走，向你母親底臉看好了。」

她又緩緩的答，

「不知怎樣，家庭對我也似一座冰山似的。」

於是他沒有說。以後兩人寂寞的談些別的。

第三天，他們又這樣如荼如蜜的過了一天。

第四天晚上，月色非常皎潔。蕭澗秋已從床上起來。他同慕侃兄妹緩步走到村外的河邊。樹，田，河水，一切在月光下映得異常優美。他慨嘆地說道，

「我三天沒有出門，世界就好像換了一副樣子了。月，還是年年常見的月，而我今夜看去却和往昔不同。」

「這是你心境改變些的緣故。今夜或者感到快樂一點罷？」

慕侃有心的說。他答，

「或者如此，也就是你底「或者」。因此，我想趁這個心境和天氣，明天就

往女佛山去玩一回。」

「大概幾天回來呢？」慕侃問。

「你須要幾天？」

「三天儘夠了。」

「那末就勾留三天。」

陶嵐說，她非常不願地，

「哥哥，蕭先生底身體還沒有完全健康，我想不要去罷。那裏聽見過病好了只有三天就出去旅行的呢？」

「我底病算作什麼？我簡直休息了三天，不，還是享福了三天。我一點也不做事，又喫得好，又得你們陪伴我。所以我此刻精神底清朗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能夠將一切事情解剖的極詳細，能夠將一切事情整理的極清楚。因此，我今夜的決定，決定明天到女佛山去，是一點也不錯的，嵐，你放心好了。」

她淒涼的說，

「當然，我是隨你喜歡的。不過哥哥和你要好，我又會和你要好，所以處處有些代你當心，我感覺得你近幾天有些異樣。」

「那是病的異樣，或者我暴躁一些。現在還有什麼呢？」

她想了「想說，

「你全不信任我們。」

「信任的，我信任每位朋友，信任每個人類。」

蕭潤秋起勁地微笑說。她又慢慢的開口，

「我總覺得你和我底意見是相左！」

他也就轉了臉色，純正溫文地眼看着她，

「是的，因為我想我自己是做世紀末的人。」

慕侃却跳起來問，

「世紀末的人？蕭，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他答，「請你想一想罷。」

陶嵐鬆散的不顧她哥哥的接着說，

「世紀末，也還有個二十世紀底世紀末的。不過我想青年的要求，當首先是愛。」

同時她高聲轉向她哥哥說，

「哥哥，你以爲人生除了愛，還有什麼呢？」

慕侃又驚跳地答，

「愛，愛！我假使沒有愛，一天也活不下去。不過妹妹不是的，妹妹沒有愛仍可以活。妹妹不是說過麼？——什麼是愛！」

她垂頭看她身邊影子道，

「呀，不知怎樣，現在我却相信愛是在人類底裏面存在着的。恐怕真的人生就是真的愛底活動。我以前否認愛的時候，我底人生是假的。」



蕭澗秋沒有說。她哥哥戲謔地問，

「那末你現在愛誰呢？」

她斜過臉答，

「你不知道，你就不配來做我底哥哥！」

慕侃笑說，

「不過我的不配做你底哥哥這一句話，也不懂今夜一次了。」同時轉過頭問

蕭，「那末蕭，你以爲我妹妹怎樣？」

「不要談這種問題罷！這種問題是愈談愈飄渺的。」

「那叫我左右做人難。」

慕侃正經地坐着。蕭接着說，

「現在我想，人只求照他自己所信仰的勇敢做去就好。不必說了，這就是」

切了。現在又是什麼時候？嵐，我們該回去了。」

慕侃仰頭向天叫，

「你們看，你們看，月有了如此一個大暈。」

他說，「變化當然是不一定的。」

陶嵐靠近他說，

「明天要發風了，你不該去旅行。」

他對她笑一笑，很慢很慢說出一句，

「好的。」

於是他們回來，兄妹往向家裏，他獨自來到學校。

他一路想，回到他底房內，他還坐着計議。他終於決定，明天應當走了。錢

正興底一見他就迴避的態度，他也忍耐不住。

他將他底房內忽忽整了一整。把日常的用品，放在一隻小皮箱內。把二十封陶嵐給他的信也收集起來，包在一方帕兒內。他起初還想帶在身邊，可是他想了

一忽，却又從那隻小皮箱內拿出來，夾在一本大的音樂史內，藏在大箱底裏。他不想帶牠去了。他衣服帶得很少，他想天氣從此可以熱起來了。幾乎除他身上穿着以外，只帶一二套小衫。他草草地將東西整好以後，就翻開學生底習練簿子，一疊疊地放在桌上，比他的頭還高。他開始一本本的拿來改正，又將分數記在左角。有的還加上批語，如『望照這樣用功下去，前途希望當無限量。』或『太不用心』一類。

在十二時，阿榮走來說，『蕭先生，你身體不好，爲什麼還不睡呢？』

『我想將學生底習練簿子改好。』

『明天不好改的麼？還有後天呢！』

阿榮說着去了。他還坐着將牠們一本本改好，改到最末的一本。

已經是夜半兩點鐘了。鄉村的夜半是比死還靜寂。

他望窗外的月色，月色仍然秀麗的。又環顧一圈房內，預備就寢。可是他茫

然覺到，他身邊很少錢，一時又不知可到何處去借。他惆悵地站在床前。一時又轉念，

「我總不會餓死的！」

於是他睡入被內。

但他睡不着，一切的傷感湧到他底心上。他想起個個人底影子，陶嵐底更明顯。但在他底想像上沒有他父母底影子。眼內潤濕的這樣自問，

「父母呀，你以為你底兒子這樣做對麼？」

又自己回答道，

「對的，做罷！」

這一夜，他在床上展轉到村中的雞鳴第三次，才睡去。

## 二十四

第二天七時，當蕭澗秋拿起小皮箱將離開學校的一刻，陶慕侃急忙跑到，氣喘地說，

「老兄，老兄，求你今天旅行不要去！無論如何，今天不要去，再過幾天我當陪你一道去玩。昨夜我們回家之後，我底妹妹又照例哭起來。你知道，她對我非常不滿意，她說我對朋友沒有真心，我被她罵的無法可想。現在，老兄，求你不要去。」

蕭澗秋冷冷的說一句，

「箭在弦上。」

「母親底意思，」慕侃接着說，「也以爲不對。她也說沒有聽到過一個人病

剛好了一天，就遠遠地跑去旅行的。」

蕭又微笑問，

「你們底意思預備我不回來的麼？」

慕侃更着急地，

「什麼話？老友！」

「那末現在已七點鐘，我不能再遲疑一刻了。到碼頭還有十里路，輪船是八點鐘開的，我知道。」

慕侃垂下頭，無法可想的說，

「再商量一下。」

「還商量什麼呢？商量到十二點鐘，我可以到女佛山了。」

旁邊一位年紀較老的教師說，

「陶先生，讓蕭先生旅行一次也好。他經過西村這次事件，不到外邊去舒散

幾天，老在這裏，心是苦悶的。」

蕭澗秋笑說，

「終究有幫助我的人。否則個個像你們兄妹的圍起來，我真被你們急死。那末，再會罷！」

說着，他就提起小皮箱向校外去了。

「那讓我送你到碼頭罷。」慕侃在後面叫。

他回過頭來，

「你還是多教一點鐘學生的功課，這比跑二十里路好的多了。」

於是他就掉頭不顧地向前去。

他一路走的非常快，他又看看田野村落的風景。早晨的乳白色空中，太陽照着頭等，還有一縷縷的微風吹來。但他却感不出這些景色底美味了。比他二月初來時的心境，這時只剩得一種淒涼。農夫們荷鋤的陸續到田野來工作，竟使他

想他此後還是做一個農夫去。

當他轉過一所村子的時候，他看見前面有一位年輕婦人，抱着一位孩子向他走來。他恍惚以爲寡婦的母子復活了，他怔忡地站着向她們一看，她們也慢慢的低着頭細語的從他身邊走過，模樣同采蓮底母親很相似，甚至所有臉上的愁思也同量。這時他呆着想，

「莫非這樣的婦人與孩子在這個國土內很多麼？救救婦人與孩子！」

一邊，他又走的非常快。

他到船，正是船在起錨的一刻。他一脚跳進艙，船就離開埠頭了。他對着岸氣喘的叫，

「別了！愛人，朋友，小弟弟小妹妹們！」

他獨自走進一間房艙內。

這船並不是他來時所趁的那小輪船，是較大的。要駛出海面。最少要有四小



時才得到女佛山。船內乘客並不多，也有到女佛山去燒香的。

陶慕侃到第三天，就等待朋友回來。可是第三天底光陰是一刻一刻過去了，終不見有朋友回來的消息。他心裏非常急，晚間到家，采蓮又在陶嵐底身邊哭望她底蕭伯伯爲什麼還不回來。女孩簡直不懂事地叫，

「蕭伯伯也死了麼？從此不回來了麼？」

陶嵐底母親也奇怪。可是大家說，

「看明天罷，明天他一定回來的。」

到了第二天下午三時，仍不見有蕭澗秋底影子。却從郵差送到一封掛號信，發信人署名是——

「女佛山後寺蕭澗秋。」

陶慕侃喫了一驚，趕快拆開。他還想或者這位朋友是病倒在那裏了；他是決不會做和尚的。一邊就抽出一大疊信紙，兩眼似噴出火焰來地急忙讀下去。可是

已經過去而無法挽回的動作使這位誠實的朋友非常感到失望，悲哀。

信底內容是這樣的——

慕侃老友：

我平安地到這裏有兩天了。是可玩的地方大概都去跑過。這裏實在是一塊好地方，——另一個世界寄托另一種人生的。不過我，也不過算是『跑過』就是，並不怎樣使我依戀。

你是熟悉這裏底風景的。所以我對於海潮，巖石。都不說了。我只向你直陳我這次不回芙蓉鎮的理由。

我從一腳踏到你們這地土，好像魔鬼引誘一樣，會立刻同情於那位自殺的青年寡婦底運命。究竟爲什麼要同情她們呢？我自己是一些不了然的。但社會是喜歡熱鬧的，喜歡用某一種的生毛的手來探摸人類底內在的心的。因此我們三人所受的苦痛，精神上的創傷，儘有儘多了。實在呢，我倒還會排

遣的。我常以人們底無理的毀謗與妒忌爲榮；你的妹妹也不介意的，因你妹妹毫不當社會底語言是怎麼一回事。不料孩子突然死亡，婦人又慷慨自殺，——我心將要怎樣呢，而且她爲什麼死？老友，你知道麼？她爲愛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

你底妹妹是上帝差遣她到人間來的！她用一縷縷五彩的纖細的愛絲，將我身纏的緊緊，實在說，我已跌入你妹妹底愛網中，將成俘虜了！我是幸福的。我也曾經幻化過自己是一座五彩的樓閣，想像你底妹妹是住在這樓閣之上的人。有幾回我在房內徘徊，我底耳朵會完全聽不到上課鈴的打過了，學生們跑到窗外來喊我，我才自己恍然向自己說，

——醒了罷，拿出點理智來！

我又自己向自己答，

——是的，她不過是我底一位弟弟。

自采蓮底母親自殺以後，情形更逼切了！各方面竟如千軍萬馬的圍困攔來，實在說，我是有被這班箭手底亂箭所射死的可能性的。而且你底妹妹對我的情義，叫我用什麼來接受呢？心呢，還是兩手？我不能拿理智來釋解與應用的時候，我只有逃走之一法。

現在，我是衝出圍軍了。我仍是兩月前一個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間之中的人。清風掠着我底髮，落霞映着我底胸，站在茫茫大海的孤島之上，我歌，我笑，我聲接觸着天風了。

采蓮的問題，恐怕是我牽累了你們。但我之妹妹，就是你和妹妹之妹妹，我知道你們一定也愛她的。待我生活着落時，我當叫人來領她，我決願此生帶她在我身邊。

我底行李暫存貴處，幸虧我身邊沒有一件值錢的物，也到將來領女孩時同來取。假如你和你妹妹有什麼書籍之類要看，可自由取用。我此後想不

## 再研究音樂。

今天下午五時，有此處直駛上海的輪船，我想趁這輪到上海去。此後或南或北，尙未一定。人說光明是在南方，我亦願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還在北方，願赴北方去墾種着美麗之花。時勢可以支配我，像我如此子然一身的青年。

此信本想寫給你妹妹的，奈思維再四，無話可言。望你婉辭代說幾句。不過她底聰明，對於我這次的不告而別是會了解的。希望她努力自愛！

餘後再談。

弟蕭澗秋上

陶慕侃將這封信讀完，就對他們幾位同事說，

『蕭澗秋往上海去了，不回來。』

『不回來？』

個個奇怪的，連學生和阿榮都奇怪，大家走攏來。

慕侃悵悵地回家，他妹妹迎着問，

「蕭先生回來了麼？」

「你讀這信。」

他失望地將信交給陶嵐，陶嵐發抖地讀了一遍，默了一忽，眼含淚說，

「哥哥，請你到上海去找蕭先生回來。」

慕侃怔忡地。她母親走出來問什麼事。陶嵐說，

「媽媽，蕭先生不回來了，他往上海去了。他帶什麼去的呢？一個錢也沒

有，一件衣服也沒有。他是哥哥放走他的，請哥哥找他回來。」

「妹妹真冤枉人。你這脾氣就是趕走蕭先生底原因。」

慕侃也發怒地。陶嵐急氣說，

「那末，哥哥，我去，我同采蓮妹妹到上海去。在這情形之下，我也住不下

去的，除非我也死了。」

她母親也流淚的，在旁勸說道，

「女兒呀，你說什麼話呵？」同時轉臉對慕侃說，「那你到上海去走一趟罷。那個孩子也孤身，可憐，應該找他回來。我已經願將女兒給他了。」

慕侃慢慢的向他母親說，

「向數百萬的人羣內，那裏去找得像他這樣一個人呢？」

「你去找一回罷。」他母親重覆說。

陶嵐接着說，

「哥哥，你這推委就是對朋友不忠心的證據。要找他會沒有方法嗎？」

老誠的慕侃由怒轉笑臉，注視他妹妹說，

「妹妹，最好你同我到上海去。」

The image shows the front cover of an old, worn book. The cover is dark, possibly black or dark brown, with a very rough, pebbled texture. There are numerous scuffs, scratches, and areas of discoloration across the surface, particularly a large, irregularly shaped lighter area on the left side. The edges of the cover are frayed and show the underlying board material.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white label with the number '57' printed on it in a simple, black font.

57